



杜自世稿

全

^ 16
2314



杜臯世稿序



合兩稿而世之者所以從簡約示久遠亦所以著其盛也吾鄉文獻未有若永嘉權氏之久且盛而永嘉氏之學昉自龜峯先生始龜翁即吾紫溪高足也吾紫溪夫子之養德於林泉也既淡自韜晦而已而則廊廟矣又已而則不幸而西塞矣一則世值蔑貞之會一則士困遠實之蒙是故吾鄉先進無一登門而請業者而獨龜翁知所就正遂以是施及於後人宜其家學之傳久而不替也一傳而徵士徵士而魯軒魯軒而退庵吁亦盛矣哉按

魯軒公雖不克逮事龜翁而尚能執硯則其瓚譜
之承足以自淑而不以自多遍謁於寒旅愚三先
生之門益聞其所不聞退庵則又以魯軒之命往
從任疎庵叔英遊得其枕膝之傳蓋其出入於先
覺之門而薰習其道德風旨者自是公家之一大
義諦而亦龜峯之餘也夫如其聞見安得不廣
趨向安得不正且其經緯之周足兼數器如壬辰
倡義之舉及廢朝時據義斥妖之事皆人所不可
及者而 朝家且將稍稍嚮用之矣是以 祖宗
盛時嶠以南名胄世裔故自不乏而干旄之招每

先及於公門嘗聞李澤堂之典選也將欲起庵翁
而猶恐其不屑再三叮囑之不已今附集中澤堂
與公書是也其隱然推重之意可見而風韻之爽
節操之卓尤何如哉盛時遠引三世一轍而命吾
致也志吾遂也則名聲之不遂事業之不章又不
足論也累世遺稿厄於鬱攸存者只若干篇後孫
致福致博甫懼其久而益泯付之剗刷氏龜翁一
集離而別之魯退兩集則聯為世稿然若只存本
稿則存者無幾而又無以見一時師友之盛故付
以寒旅諸先生及他名碩往復書札亦古人先友

彩

錄之意也不佞既與聞三集校勘之役而又使之識其端余顧念事契不敢終辭而於其家學承受之盛竊不勝敬歎焉要之古家風範寢遠則寢微三傳四傳而嗣守不替者未之多見環翁親濂溪之子也而已有失家學之誚况寢寢至澤將斬之時而以似以述能續古之人者豈不難矣哉今就考兩世遺稿則得於掇拾之餘者塵塵如是雖無以稽攷其萬一然大略文辭則少遜矣而其用力者惟在於課忠責孝敦倫正俗之間竊想龜翁門下相傳旨諒自來如此而彼以文辭而已者陋

矣噫是所謂工用高曾之器農服先疇之畝而其所沿承實有所漸則雖謂之西山一枝亦未為過論也兩稿既就刊又以公議附入江東公遺稿若干首江東公卽退庵公從孫而亦克肖先槩濟以文雅僑居凝川大爲一方所推重故凝川士林至今誦慕不衰云驪江後人李鍾祥謹書

杜臯世稿卷之一

宣務郎 順陵參奉府君遺事

卷之二

魯軒遺稿目錄

詩

輓清慎齋朴公毅長

哭朴甥文起

輓李雪川宜活

奉別李東岳明府安謫

書

與任茂叔叔英

與任茂叔

答任茂叔

與任茂叔

答任茂叔

與任茂叔

與權興瑞對

與權興瑞

與巖中僉契

寄兒焦

寄焦

寄焦

祭文

祭愚伏鄭先生文

祭堂叔梅窩公士諤文

雜著

輕騎責頌利論

附錄

輓詞

祭文

祠板改題時告由文

行狀

墓碣銘並序

遺事

諸賢詩札

兄江精舍序

兄江精舍記

卷之三

退庵逸稿目錄

書

上伯兄

上伯兄

上伯兄

狀

曾王考龜峯府君遺事

附錄

輓詞

祭文

記聞錄

行狀

墓誌銘並序

墓碣銘並序

遺事

諸賢詩札

送權生恂序

卷之四

江東逸稿目錄

詩

次李月菴之復雙鏡臺懷古

詠荷花畱贈安松窩國華命夏三絕

宿萬魚寺

輓孫竹西齋致大

附錄

行狀

杜臯世稿目錄終

杜臯世稿卷之一

宣務郎 順陵參奉府君遺事

府君諱士毅字重彥安東人高麗太師諱幸之後也十世有諱至正佐尹是生諱世位精勇將生諱良俊副正諱粹文科履歷不傳諱奕文科與禹祭酒同榜中門祇侯 贈吏曹參判封永嘉君諱用一門下侍郎 贈左參贊諡僖敬諱希正監察贈左議政諡文靖三世 贈以第三子文景公貴也文景諱軫相我 世宗勲庸載在國乘文靖公第六子諱軫高麗判事入我 朝除北伯及大

司成皆不就與伯兄縣令公諱轂姊壻裴公尚志
浮洛而下隱于龍宮濂松山改名其山曰念松又
自號曰松臯志其不忘舊也諱寬經歷諱壽海司
正坐伯兄竹林公諱山海 端廟朝殉節事全家
徙邊寔府君之五代祖也高祖諱孝忠自迎日始
遷于慶州曾祖諱命鍾直長祖諱繼中僉正考諱
德麟文科兵曹正郎號龜峯妣驪州李氏迪順副
尉苾女晦齋先生之從父妹也以嘉靖壬子生于
楊月里第纔齒已能知事父母之道稍長力學不
怠懼或墜先業癸酉遭外艱哀毀過人喪祭一遵

奉先雜儀曰此吾先子之所受於師門者也又於
玉山書院致誠力不怠其門牆階級一有圯缺處
則必身自填補曰吾先考精力之所寓手澤之所
存也為後人者可不體念哉每以早歲失怙為至
痛事母夫人極其誠孝定省之節甘旨之供靡不
殫竭暇則與鄉人子弟討經譚史絕無外慕 朝
廷聞其賢除 順陵參奉出肅未久以親老無他
子女卽棄歸鄉隣服其高丙申月日考終于寢享
年纔四十五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杞溪縣駕川洞
負甲之原配雞林金氏參判熙之女繼配廣陵安

氏部將胤祖之女後府君九年而卒祔葬于府君墓有一男應生縣監號魯軒三男三女長烝宣教郎次烝參奉號退庵次烝通德郎女朴文起金時顏朴峽副室二男曰默壽僉知曰烈曾玄以下載在魯退兩世誌碣及狀甚詳故不復詳嗚呼府君及聞龜峯先祖詩禮之訓而去紫溪夫子之世又若是其近則其得於見聞薰襲之間者必多有可傳於世者而兵燹之餘重以兩度鬱攸之厄泯泯無隻字傳子孫慟恨之情寧有旣哉今於世稿刊行之役一鄉公議咸謂旣爲世稿則公之履治事

實合宜載在卷首而又紀實之蹟不必在多故謹考家牒及古藏中日記謹書如右

遺文及狀碣等文字旣不傳矣今距府君之歿又已過公羊傳聞之世矣以故並與其傳聞者而塵塵如此嗚呼悲夫撰述必有其人故書末附名例也而今此遺事纂輯旣不幸而只出於諸子孫紀聞之私則不可以子孫之名而猥居諸賢叙述之右故不敢依例填名

蓋聞尚論君子之道先觀其出處進退之大節次
考其居家日用之常行而推本於家世師友之所
自於斯數者無可間然焉則真所謂體用俱全本
末兼備之君子矣惟我魯軒先生權公近古豪傑
之士也當壬辰之亂年甫弱冠倡義從郭忠憂多
所贊畫其蹟載火旺同苦錄及公山會盟錄 穆
陵朝用薦筮在值廢主政亂輒遯跡不起然陳尺
布之疏以救永昌草朱穆之書以絕北黨 仁廟
龍飛之後進聯六察出試牛刀得蒙醫鑑書 宣
賜之褒政績之著蓋將爲之兆者也乃解絃南歸

遂我初服茶飯乎圖書友于乎魚鳥而以呂氏鄉
約糾率後進有眷眷接引之意此其或出或處儻
然惟義是視而無干進退世之失者也其居家則
事親以孝奉先以禮處親族睦而友教子弟嚴而
義閨門之內斬斬以敬章別為主婚娶必求禮法
家而不取華富此其日用之間式遵古人成法而
務盡脩齊之道者也凡此兩美果皆何所本而致
之哉公之王考龜峯公師事晦齋先生得其心學
之傳而文景公竹林公其傍祖也寒旅愚伏三先
生皆公所師事而於旅翁尤服勤終始近而如朴

大庵徐樂齋遠而如任疎庵李碧梧諸公爲道義
講磨之交此又家世之美師友之賢者也於乎公
胚胎前光而孺染薰陶行之日用者因非德義之
正而見於出處者暗合時措之宜向所謂體用俱
全本末兼備之君子者非公之謂乎公所著詩章
及師友往復文字多可傳者而屢經家燼蕩然無
存無以考其心法之精微進脩之階級爲後生不
盡之恨其收拾於側落之餘者乃卧龍之片鱗苞
鳳之一羽然當時諸賢以奎精岳彩文章立幟等
語稱之則此可以影響其萬一矣至若對策一篇

有似劉蕡之下第而道之將廢又可卜於此矣於
乎歎矣公六世孫運煥請所以弁其卷者訪以眇
末後生未得供灑掃於門屏而欲尚論於百載之
下誠僭且妄矣顧其請益勤而百世之誼有不可
負略以所感於中者寓高山景行之思云爾
上之六年蒼龍丙寅九月日通訓大夫前行兵曹
佐郎權訪序

杜臯世稿卷之二

魯軒遺稿

詩

輓清慎齋朴公毅長

粵惟我賢侯才諳兼兵民雞林十載莅施設萬
字指揮回山岳謀畫動鬼神撫軍甘苦同應供賦
役均至今閭巷傳賴此保風塵勳名居第一恩寵
出凡倫鈇鉞河陽鎮介冑細柳屯分闔西湖日忠
親乞南闈人皆稱至孝天道獨不仁榮還與凶返
豈意未浹旬萱庭如宿昔驃營異平辰 廟筭憂

屏翰邊慮軫 楓宸最恨屏大樹圖畫闕麒麟世
事古如此那堪痛悲辛所可瞑目處滿堂有牴牾
家聲應益振福祿定無津我有舊民分且添姻家
親歷路傳伴問公解叙語諄安知此永別言念涕
霑巾不啻山河阻且緣病為鄰未能前阡路執紼
送靈輜遠將一幅棧北向立逡巡

哭朴甥文起

我愛朴甥字起夫妙歲夙成超凡倫聽其所言試
其志孝悌油然而天真孝悌于家可移國勸兼學
文期悅親第恨少而身多病願勿出入修精神由

多人事乖寒暑一朝邁厲終委身在家不得手斂
殯此時因極徒吟呻上負偏親下幼婦彼蒼者天
胡不仁北堂永絕倚閨望孀婦生理從何因曳櫬
遠向丹陽路知與不知咸悲辛門庭慟悼倍他喪
我來不覺沾衣巾初擬再造臨壙設疾病尚未挽
靈輜哭死不堪情無極憐生寧有暫忘辰哭死憐
生人難免孰如君喪恨無津膝下圭璋今無恙氣
宇異常終乃珍君之季父養為嗣君當冥佑繼繫
蘋伯氏良善侍慈闈瞑目詎憂無昏晨人間慘酷
自古然壽夭長短同為塵哀詞聊付半幅棧一酌

期醉明年春君之先逝李家姪想應逢君舊懷陳
為說父兄無窮意喪明餘痛日益新

輓李雪川 宜活

吾君乃是大賢後况抱才器入德門聲名早聞登
銓選司馬名聯弟暨昆晚達文章際 聖世可與
騰揚共鶴羣為先乞郡坐隴地以孝治民民誰冤
我僑異境遭喪患去歲一訪手旋分別時未盡鬱
陶懷期以明春兄水濱春去秋來恨計差邗意計
音遽傳聞遠未聞疾訃亦遲身縻事故未即奔哭
君又有一餘痛先師誌行誰與論聊將拙詞遠訴

抱情義幽明兩殷勤

奉別李東岳明府 安訥

公之來兮何太遲公之去兮何太速來則遲兮去
則速子呼母兮寧不急鰲之山兮高莫齊汶之水
兮流不竭懷四境之羣黎兮惟一心兮將無極入
人心者至此兮施諸事兮非再一堂明倫兮學乃
序其庶幾乎禮樂孝以治兮及人老死無憾而生
者肉百里非賢者路兮天豈偏乎一邑將大施乎
名之南兮六十州兮遍渥莫謂公捨我兮澤無往
而不及板有詠兮篋藏詞畱余美之手澤牆有梅

兮庭有竹襲余美之馨德余不忘者在此兮公於
我兮其敢忽遠于將兮橋頭挹清波兮只一酌欲
往從兮嗟何及邈清風兮行色驪之江兮鬱林石
帆新川之煙月

書

與任茂叔 叔英 庚申

久阻不審靜養何況朔慕殊至鄙生依送如昨他
不足喻第柳綠花明江村政佳未得隨風詠之趣
日趨塵埃不自暇焉良可愧也

與任茂叔

卽惟清和動靜佳裕鄙生每於奔走中頭出頭沒
何足道也日昨見李書當入京云而時未面也此
處諸友亦皆勸彼而未知如何耳老水者頑不持
答書而去生之爲郵官可知矣驛人之性蠢愚每
一調發鬚髮便白悶不可言

答任茂叔

連承惠問凭審尊體動靜有相感慰交至鄙生得
依昨荷尊念攸暨婚事李君自北未還還則可浚
鄙生此婚非爲華也彼家雖無親父母賢有家世
若必賢閨生有婢僕可治貧居之業至如京中有

資者例為觀美於世俗多備資裝遣送之事生不願也生之素志只在於古人而不能踐也近欲呈病方伯圖拜為計只祝道體萬重

與任茂叔

屈指睽奉今幾日月獻歲發春尊靜候冲裕鄙生月前遷宗簿直奴僕兩人出久未還尚未致一者乍候悵恨悵恨此後若得暇日擬欲圖奉於梅柳之節而果無障礙與未也無也今月當來而過婚之後徭役又煩人馬不易以致遲延也且中交代不遇所侵為多如生之官迄可休矣而見困誠可

憐歎

答任茂叔

戀頭伏擎情翰憑諦動靜有相慰感殊切鄙生憤憤昨狀餘不足喻驛路空虛之奇雖饑荒所致重之以役煩受人之牛羊而至於死是誰過歟近因多事未易奉欸吐盡此懷尤不堪鬱抑也

與任茂叔

清和想惟尊靜養萬福鄙生依得舊狀餘不足喻昨見洪令輝世近欲與生委訪幽軒若無他故可遂此計亦一良會也利川李君近得相見耳

伏惟春山靜養佳重鄙生月前來此故園切擬委
訪清軒以叙鬱懷而事故多緒未之能恨悵就達
三日後或躬晉或伴候于先生宅爲計聞貴架鷹
其才極善云所擬數首雉惠借則欲爲持納矣夏
仰毋泛專恃委也

與權興瑞 辛巳

一自先生捐館之後書堂久無顏色行旅亦爲之
悲傷今聞墓真之舉一喜一悲感懷難堪尊亦應
同鄙生久病之餘雖欲強則僉賢之後奈何奈何

只自瞻望長吁而已器之宗侍所懷如右未得並
纏耳餘萬都在豚口

與巖中僉契

卽者伏惟僉尊候萬相瞻慰區區鄙生積年沈痼
久廢人事曾聞有墓真之舉而不意僉尊爲此盛
會於此時也凡在杖屨之陪孰不感仰而起如生
之歎哉第恨病未能周旋於僉賢之側耳

寄兒姁

父依孳未知何爲何孳詩大文今幾讀乎必須首
尾相應誦之可也無費日月且不可汎覽他不緊

書以延時日汝之為病在於是甚為不可糧米近當覓送耳

寄焦

頃聞汝頭痛今則何樣父依遣但事多無一日少閒食息不甘可悶汝病多言慎勿煩談靜坐端默惟對師友只言所學與不得已所可言可也韓詩三卷先送史纂三卷亦送讀史纂者必須千遍或五六百遍可至三百遍可以見效若不然則莫如不讀且汝雖學而製述不成吾甚悶焉學製之事請于博士前可也若知畢學之期人馬下送為計

答焦

書來得知好去女兒向蘇慰慰父依遣汝之往忠州事何以為之九月初五日若欲來見則非徒往來有弊且妨忠州往返切勿生意且試期臨迫須多讀多製詩亦讀之為可今既見別後亦見別何以為哉勿為放過時日為人所棄笑也

祭文

祭愚伏鄭先生文

惟公精稟星辰問世人豪挺生南服早被薰陶研窮性理餘事文章紫禁裴英清廟歷敷鴻毛順

風萬里前程中遭不淑退保幽貞厄窮何傷因而
愈亨晚復際遇契合風雲嘉謨入告堯舜吾君青
宮納誨太平根基朝有模楷國有著龜民之仰之
泰山喬嶽不幸邁疾庶幾勿藥哲人其萎邦之無
祿凡在吾黨素所矜式於何考德山逕茅塞天星
易周遽及祥期含哀致誠愧古而愧澗蘋雖薄猶
有心香嗚呼可忘洛水洋洋

祭堂叔梅窩公文

惟靈氣宇溫純志操靜堅而不撓於習俗心無內
外待人以直而羞爲之苟容故知者好之不知者

惡之而人之不知亦不足愠焉茲豈非古所謂君
子者耶早學家庭屢捷鄉解中年奮志益肆其力
不幸兵火之中因時業武遂以武拔身武名儒行
操瑟於齊門者幾十載矣幸以公薦割雞仙槎民
懷吏服雖未洽於半周政拙催科實無愧於古人
則其視叔季之剝割爲能者何如哉見世之邑宰
善事貴人者無所不至而其待勢家蒼頭酒三盃
而已則蕙芬之謫安得免於臺論乎世道已矣歸
來故園與我共卜兄湖之約靡日不討言猶在耳
而今歸虛地彼蒼者天何尤乎此已矣已矣惟我

家世系出閩閩明運中衰暮功強近之親無幾惟我叔姪二人兩相依倚庶無墜先業以勅稚昧今而至此號天奈何痛哭而已尤可痛者胤子未及成人所居亦非其地吾知地下之痛有倍人間之痛幸我尚存凡所以撫摩導養之者欲竭我心力而顧我不學亦無可表率者焉安敢望其必也嗚呼痛哉從容溫雅之容將何處復奉一堂和悅之談更何從得聞輪車祖載過我門路顛號長痛曷有其窮惟彼北山之原是我所卜生既懇我歿何負焉築茲真宅君子攸寧况我先塋東距百步人

間同室地下連阡庶幾相依魂其不孤聊憑薄奠永設終天嗚呼痛哉

雜著

輕騎責頡利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治則其可以責之乎責之不可况可以輕出乎然而古之英雄豪傑之主身對方張之敵而能以一言服之者何哉蓋天下之應變在於形與勢而已方張之形雖棘於侵鎬應變之勢在我而克壯則何往而不服哉是故形雖可畏而勢不可畏則不畏衆人之畏而籌策自定於獨

木三十七和卷之二
九
斷強雖在彼而勝機在此則以我之弱能屈人之
強矣愚於唐太宗之以輕騎責頡利也得之矣當
太宗之初也頡利將百萬之兵侵及畿甸遣使而
觀其虛實其陵轢中國也危且急矣以形而言之
彼強而我弱也彼有備而我不意也以不意之單
弱敵有備之至強其不可當明矣况頡利夷狄也
太宗天子也以天子而投夷狄危有甚於此者乎
蕭封之請和緩師固有得乎此而以勢觀之則頡
利之所以來者幸我之內有難而新卽位不能悍
禦也然而其衆雖多而不整其君臣惟賄之是求

方張之形雖急於滾入而疑懼之念已發於狼心
矣是以太宗謝羣策排衆議輕騎獨出於不意責
以負約耀以軍容示其自若而使之失圖故凶謀
自沮於不威之中俯首請和之不暇焉則太宗之
輕騎非自危也乃所以圖存也可謂神謀雄略出
諸衆人之上而諸臣之所共疑者也若使太宗聽
羣臣之計示之以弱閉門拒守則虜必放兵大掠
志欲石晉而後已身雖不危而天下之勢去矣豈
徒此也太宗神武非無與戰則克之之略而必
挺身出責者料其踐位日淺國有內難百姓不附

當靜以撫之矣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亦結怨而
修備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使之自退驕惰不復
設備然後養威伺釁則一舉可滅耳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此太宗之心也或有難者曰王者待夷狄
自有宣威服遠之道而太宗必輕騎徼倖於至危
之中以賭功於一時者豈帝王禦戎萬全之計哉
曰不然秦漢而還四夷多事兩晉之間淪胥為夷
以至南北朝不辨華夷者百有年矣太宗以雜霸
之術得天下於胡虜之域其與胡虜而戰也雖以
奇策取捷而曾不害民者不一二矣今又禍逼郊

甸不得已挺身出責不費一師愚之所以許之者
乃許以雜霸之善計豈比於帝王待夷之道而論
哉嗚呼世無王者之兵久矣苟以雜霸之術禦戎
則固不外乎形與勢也愚故曰天下之應變在於
形勢而已

附錄

輓詞

李尚馨

曾遊上舍試詞鋒太守芳名聞九重鄉黨咸尊稱
碩老士林爭仰作儒宗諸孫滿眼皆英俊三子趨
庭有德容永設今朝仙路遠應知玄圃侍喬松

師傳鄭克後

堂堂先太師枝葉滿東陸世代雖云遠雲仍多見
奇今君亦俊傑昔我幸追隨永設平生友難堪涕
泗垂

監役徐仁元

岳精奎彩鍾夫公純厚天姿長者風手上青氈承
世業腰間黑綬出雷封龍章永隔玄宮裏鶴影終
藏碧斝中痛哭靈輻何處向故山松柏暮雲濃

察訪李滌

風流儒雅我誰從歎息浮雲世事空山縣遺民忠

賓犢殿中殘吏說乘驄廿年顏面分東洛千古襟
期限北豐喪病邇來心最弱欲題哀挽泣無窮

參奉張慶遇

東都自古稱文獻儒雅餘風賴不衰多質任真元
府俗好賢尊道孰君夷摠衣攜老新壇日奉杖臨
臯舊院時誠意一生曾莫怠死如平昔想陪隨

別檢金時忱

壽星前夜晦南天大老今朝遽上仙千里胡為寂
傷悼兩家曾結好因緣攻文餘事無人憚卧閣高
風有口傳惆悵此身難化鶴末由匍匐哭新阡

生員鄭四勿

晚生今世上風稟古人風
司馬何伸志割雞未試
功金丹奈天命玉鳥蛻
秋空末路知音少絕絃
心自恫

直長李墩

眉宇軒然古貌存
休官半世卧田園
貂蟬令族三韓古
龜鶴脩齡五福元
永擬百年陪杖履
何知一夕閉丘原
如今戚老凋零盡
回首荒山淚眼昏

府使都慎修

種德雲仍壽福全
八旬長筭子多賢
殿中風采傾

三省湖上絃歌頌
二天義為嚴君聯
契最情因寶樹
托交偏龐床久隔
玄關閉感念平生
涕自漣

別檢李塚

我識花山冑絲絲
舊世家本來膠齒
漆重以葛聯瓜
暮月絃歌化長年
壽福遐今成千古
別回首慟無涯

校理金宗一

耆老東都又失君
人間何處接餘論
盛年氣岸爭推右
半世襟期自不羣
奔走服勞非素履
歸來謝病閉重門
吞聲此日身千里
欲寫哀詞祇斷魂

黃益俊

休休風度凜秋旻德備才全莫等倫
半世簪纓霑聖渥百年詩酒養天真
奎光豈意人間晦鳳觜空悲地下淪
積慶餘波流後裔一家模範永能遵

孫魯

小少相從久于今七十春論交情管鮑托契義朱
陳白玉樓成日黃梁夢熟晨郊原違執紼揮淚自
霑巾

府使姜大遂

曾尹雞林日重逢廿載餘開樽猶力疾叙舊卻霑

裾已隔三年別翻傷萬事虛欲題蒿里語悲切意
難紓

監役沈若海

此老云長逝何時起九原大才終小縣鄉邑失耆
尊天道明前報門欄仔後繁未成綿酒哭寂寞寫
哀言

蔣文益

東都自古出英雄傳得家庭長者風牢落襟懷忘
俗態淳真氣宇任天衷功名草草官雖薄蘭玉森
森慶不窮病伏未能躬執紼九原何面見吾公

宋聃壽

寬溫稟性自天然鄉黨俱稱齒德全大惠不成專
一縣雄才未展老三鼓仲儒欲效韓公義正俗忠
遵呂氏賢小子於何問所業哭公今日淚漣漣

參奉朴晉慶

朋情又托姻親重函丈追隨自昔年今向立巖山
外路精魂應到戒臺前

金慶長

憶昔同門日如今已十年生離成白首死別間黃
泉眦眦情何極悠悠涕自漣臨風一掬淚添灑暮

江煙

典籍崔友稷

逆旅初承面風襟信絕華古心仍古貌憂世不憂
家從政治聲遠為仁福履遐適來還適去仙鶴幾
時過

進士鄭壘

自古生人傑應由積德門大才難見用一縣暫遺
恩小子將安做英姿不可讓方知餘慶遠百代保
雲孫

奉事呂爾弘

何恨浮生事夫公壽福均風流稱長者氣度夏仁
人宦海居千石塵寰過七旬飄零今日淚衰抱向
誰陳

參奉李皖

氣度休休長者稱師門親炙見聞增世傳詩禮人
無間家滿兒孫善有徵年迫八旬仁必壽才非百
里訪還興筭來戚老今誰在隻影人間失所憑

李光翼

可惜東都失一賢東都風色轉淒然大夫賢者從
誰事就正無人泣慕專

權登

同宗又有相從義不啻他人意更親巖中舊會今
難再君子風儀入夢頻

祭文

鄭克後

惟靈花山之裔月城之秀降才之殊稟氣之厚早
膺蓮籍晚佩金章與世相違歸來故鄉婆娑林丘
優遊自適領袖儒林後生肅穆振舉頽風邑人敬
服用是而行可施於國縮而不伸人或嗟惜於公
奚憾在家而亨鳳雛列侍麟孫滿庭積善餘慶厥
後宜昌而我顓蒙夙歲俛道同志合幸借餘光

木里七和卷之三
將期百齡杖履相隨二豎沈沈七年于茲生別既
久靡日不思于今永設會面無期大嶺之東北山
之陽有寧一宮惟公所藏其以爲歸其有不亾聊
陳片辭敬奠一觴

又壬申改葬時 玉山書院儒生李憲河

卓彼玉山有廟有堂晦翁是享龜老是營門牆階
級手澤如新曰惟吾公龜老之孫風儀灑落詩禮
家傳早採泮蓮晚佩縣竹解紱歸來故山松月先
人葬廬密瀟瀟洛儒宮師席儼然宗匠先志適追
院規增光儒林望重多士矜式苑彼喬木有繁公

植相彼溪水亦流公澤一院儒冠孰不霑渥某等
晚生末學後公百年濫齒章甫出入院門班班古
事往牒可考遺風餘韻可以衛道人亾世遠學廢
教弛歸然講堂絃誦何時滔滔末俗貿貿長夜士
氣儒風山頽水瀉冥途悵悵孰示周行恨不起公
俯仰心傷睠彼黃龍是公舊宅宅兆不寧新阡改
卜棺斂才啓衣冠夏出百世儀範朝暮相遇追惟
往事我淚如雨靈輻若飛路近玉山恍若生前策
馬山門胡不少畱棄我若浼一杯告設夜臺重閉
吾黨小子更誰與歸千秋萬世公無我違

李德欽

嗚呼惟公冰雪其操河岳之氣師表儒林羽儀玉
祀鸞枳失栖牛刀薄試靈儀雖隔芳芬不歇吾黨
矇末孰不欽悅雖未親炙景仰愈久飽於人心飫
於人口瞻彼龍岑逼仄崎嶇地理不寧瞻掃興吁
屬茲良辰改遷幽宅舊壠松楸允叶其吉靈輒後
先丹旒翩翩于以停之故閭之前公孫世居公廟
是血英靈陟降風儀彷彿遠邇咨嗟行路掩泣哀
余小子愴懷難抑拚軀痛哭永慕惟新茲將薄具
敢告靈茵

李益中衡中宅中

繫公儀範閱隔百歲百歲在前無地承際者舊傳
誦公德公禮藐爾晚生逃聽而跪荷歟龜峯祖道
不阻終身身服玉山遺緒賢孫趾美庭聞而契稱
鄉三達翹望一世先祖之好衣彼來裔詠昔為言
迄修無替流水為災地道難睇百年其間冠履再
啓感古悲今見和先涕來薦以誠豆蕙罇醴不腆
不棄靈庶顧睨

李憲周

崇禎徵士行鎮川縣監花山權公幽宅舊在州之

北大峴東局 肅廟朝丁亥遷厝于城東黃龍山
原議者病其峻險絕幽不合衣冠之藏至 今上
二十八年十一月己未啓兆壬申還葬于大峴蓋
從舊岡而卜新穴也某等謹以酒果奠觴告辭于
靈座之下嗚呼東京雜乘輿地舊籍州醫學舍在
有遺蹟寔公豹獸百代其傳餘塵賸馥彌久愈鮮
茲焉考德景仰高山風徽所及歷世爭攀實惠後
覺鄉邦攸共最余鯁生頽仰增痛玉岑道尊墳荒
相羊日邁月征氣類同昌爰洎龜翁師友相托金
眷玉應道義攸宅兩家鄰芳百年如昨越茲尚德

如蟻聚羶事與時乖忍提雲泉後生安做沒世餘
慨公其緒餘嚮同廷曠代矧茲緬禮撫曩隔晨感切
不肖二家仍雲載薦芻卮敢陳餘蘊意固不達言
亦不盡惟冀尊靈不驚不震雲重風驟歸來斯托
三世一壠宛若同室礪松山月森森軌躅於焉連
蜚躋期千百

祠板改題時告由文

生員權運標

伏以府君祧廟于今三世傍題迭改最長相繼祀
止四代是雖常禮考諸祀典不祧有三扶社衛道
垂裕且兼有一於此百世攸歆念我府君篤生賢

木身三十七卷之二
門寢郎佳兒龜祖令孫家庭之得師友之賢從遊
旅老學究理源亦越岡舍往來聯翩一代名賢與
之磨琢賁彼立巖主議尸祝妙歲令聞嶺外道學
樂義有記疎翁有牘龍蛇有變倡義討賊八公參
盟火旺同錄商山抗疏奸凶禱魄既抱經綸何難
經 國髭摘蓮榜林檎桂籍屈此牛刀暫試雞割
卷而懷之修我初服凝川拓基兄江別業松梓駕
川桑柘頭谷惟康暨魯有田有宅縣縣後孫世世
繁息不幸吾家累經回祿遺文灰燼風韻且遠追
想德美實合祀典道存業垂功亦不渺所以辱孫

敢議不遷諮彼法家詢于有道祠雖有別並立原
廟於彼於此惟神所安孫靈侍側宗宅在前子孫
千年敦睦如一報本慮後儀或不忒茲涓吉日改
題敢告

行狀

公諱應生字命世安東人魯軒其號也安東之權
皆出高麗太師諱幸世龍衣簪纓有諱軫文判事入
國朝除北伯不赴文景公諱軫之弟也始移居
龍宮有孫諱山海號曰竹林嘗以 端廟戚里同
六臣謀事事覺自盡其弟司正諱壽海與孤姪哲

孫全家徙延日有子司直諱孝忠又移居慶州安
康里是爲公五世祖至三世有諱繼中軍資監僉
正於公爲曾祖是生諱德麟文科郡守號曰龜峯
早遊晦齋先生門爲高第弟子於公爲祖是生諱
士毅才行薦參奉配宐人雞林金氏參判諱熙之
女後配宐人廣陵安氏慕濂堂諱胤祖之女於公
爲考妣公安氏出也公以隆慶辛未九月五日生
于密陽級浦里第幼而岐嶷不與羣兒遊戲生七
八歲時能自勸書不待課督日進參奉公甚奇愛
之謂此兒他日庶幾繼吾先人之業吾可謂有子

矣長益軒豁峻整儼然人望而畏之平居待人接
物一出誠信不以親疎或間志節磊落羞與流俗
俯仰逮壬辰倭亂公年甫踰弱冠聞 靈輿播越
與從叔父梅窩公諱士諤家叔梅軒士敏共扼腕
雪涕謂曰吾家受 國厚恩久矣豈忍偷生不肯
死 國事乎遂倡義旅往從郭忠憂于火旺山城
合陣討賊其籌畫方略蓋多公協贊又與諸義將
會盟公山有火旺同苦錄及公山會盟錄可攷丙
申丁參奉公憂避亂窮谷不遑寧息而殯葬祭奠
一依喪禮無憾奉慈夫人極其誠孝遂以命應舉

中乙巳進士王子以剡薦始受寢郎轉直長奉事
丙辰除平丘道察訪時昏朝政亂彝倫斃絕公
赴任未幾棄官歸家無意仕進乃與一道諸縉紳
章甫爲永昌聯名抗疏極論力救人皆違之及癸
亥改玉卽除北部主簿遷司憲府監察俄拜
鎮川縣監莅縣一年闔境稱治自上特賜東醫
寶鑑一帙以寵嘉之公嘗於昏朝時與承旨黃姓
人爲姻戚同年黃方當路登庸一日以書來要與
同事公遂草絕交書並其書還之爲黃心腹者莫
不啣之至是公以縣官應別舉對策論時弊旣登

第見拔蓋以前日啣公者掌其試也公雅少宦情
遂解紱歸凝川別墅絕去名利歌詠先烈與贅漢
孫公起陽趣味相孚契義甚密且與一境同志設
爲鄉約一依藍田遺法條列成案月朔興行士友
洽然信從旣又返安康舊庄日以詩史自娛愛兄
江水石之勝臨湖築亭命曰兄江精舍往來垂綸
優游取適又自號以綸巖又與士友共議修鄉約
舉行一如在凝川時公蓋嘗受業於旅軒張先生
之門篤志勵學先生深加獎許至嘗俾述東京誌
得徵古都文獻又結爲孝悌忠信契要與共勗先

生之晚棲立巖也公既送三子受學及其易簣也
乃特致力於編緝遺文立院尸祝等事惟恐不逮
又嘗往寒岡愚伏諸賢門下隨處觀感得力益深
又與樂齋徐公來往質問特見稱賞其所與交皆
一時名勝在鄉與大庵朴公惺守庵鄭公四震雙
峯鄭公克後契分最厚在洛與東岳李公安訥碧
梧李公時發白江李公敬輿結爲知己迭相往復
而於疎庵任公叔英其相許特摯至今其仲子受
業焉故其始終德義文學樹立可見之行蓋自由
尊賢樂道師友講廟之節而得以成就豈惟其生

質之美家學之正而已哉故其居家則內外斬斬
必以敬章別爲務其處族則敦睦怡悅輒以勿墜
先業相戒奉先則一遵晦齋奉先雜儀謂吾先王
考之所嘗受諸師明者而惟恐或違教子弟則必
勉以餘力學文而特戒慎言雅性不喜芬華嘗營
仲子婚疎庵任公爲媒公以書遺之曰京洛有資
者多尚世俗觀美吾不願也吾之素志惟在古人
云云故凡前後男女嫁娶不欲與勢家結姻而惟
取清素舊族於此亦足以知其所守也 仁祖丁
亥十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寢享年七十七始葬

慶之杞溪縣駕川里山幕洞後再移葬以 英宗二十八年壬申月日還窆于杞溪舊壙上負亥原屢經宅兆時代寢遠公平日所著詩章及師友問答往復文字不幸並入灰燼無以詳其從師問學規模節度及日用動靜語默細行得窺其心法精微而惟一代諸賢所以期許稱述尚相與傳誦優作公案可据任疎庵贈公詩有曰惟有竹枝秋後色可堪持贈別離時此蓋許公志節也蒙庵李公為公精舍序若記略曰眠風櫺躡露鳥頂岸華陽之巾披荒逕理石田手攜陶令之杖銀尊玉膾專

管張翰之風流白酒黃花遠繼孟嘉之芳躅又曰主盟魚鳥惟適之安浴乎風乎而為點也詠歸之樂憑虛御風而為蘇仙泛舟之遊此蓋稱公晚年高致也樂義齋李公訥倡義錄中送子書嘗云權某嶺外道學之士也臨亂制敵必有籌策往問術焉鄭雙峯侑公文又云領袖儒林後生肅穆振舉頽風一邑敬服其他諸公書牘輓誄舉以岳精奎彩文章德業立幟斯文模範一世等語更相推許眷眷稱說不已觀於此蓋將彷彿公萬一至今百載之下足令人想像興起知所欽尚其一生全體

影響亦豈不當由是可尋耶淑人驪州李氏參奉
謹齋諱慶弘之女承旨今是堂諱光軫孫在家適
人閨範夙著先公六年以歿卒與公合葬公有三
男曰烝宣教郎曰烝參奉號退庵曰壽通德郎有
三女適朴文起金時顏朴峽小男有二曰默僉知
曰烈宣教生三男坡墪坡參奉生五男仲均仲坦
仲屋仲培仲增通德生三男曰塾及第曰奎曰望
坡生慶昌墪生慶祉慶錫慶泰坡生慶億仲均無
子以慶祚為后仲坦生慶禧慶祚仲屋生慶徽仲
培生慶遇仲增生慶鉉慶銓塾生慶欽奎生慶命

號江東學生慶後慶遠慶昌一男翼以慶祉孫相
宗為后餘不盡錄公之六世孫達煥來訪余于錦
淵之上謂其先祖下世已經數百餘年遺文實蹟
蕩然無存狀行之作尚未屬筆願執事之卒惠一
言也自惟不佞固陋蔑識衰病沈淹固無以堪承
是役而既辱謬懇有難終辭謹據其所來文籍而
妄加隱括略為叙次如右後之秉筆君子庶或有
考信裁擇於斯文鵝州申體仁謹狀

墓碣銘並序

往年竹林權公之特恩旌閭也余既相之以六

偉之辭已又託名於龜峯遺卷今復見屬以魯軒公墓道之文按狀作而歎曰美哉權氏之多賢也余雖耆矣豈可憚筆研之勞使之卒湮沒無傳也遂叙之曰權籍安東高麗太師幸之後有諱軫文判事入國朝除北伯不赴文景公軫之弟而贈參判竹林公山海之祖也竹林公事莊陵以邢譚之親蹈夷齊之義投閣死逮我先王正宗舉逸典旌其忠竹林有弟司正諱壽海坐徙延日縣至子孝忠始卜居東都之安康里距公爲五世高祖命鍾直長曾祖繼中僉正祖德麟文科郡守

師事晦齋李先生爲高弟卽龜峯公也考士毅以文行除寢郎妣宜人廣陵安氏慕濂堂諱胤祖之女也公諱應生字命世自號魯軒隆慶辛未九月初五日生於密陽級浦里第幼而文藝夙詣長益軒豁峻整寢郎公每稱之曰繼先業者其在斯歟壬辰之難與從叔父士諤家叔士敏雪涕倡旅往會諸義將於八公山隨郭念憂守山城有功時年纔弱冠矣事在會盟同苦兩錄中丙申丁父憂寇難方棘而殯葬式禮罔愆養偏親甘毳未嘗闕乙巳選國子進士王子薦受寢郎例轉奉事直長

除平丘道察訪見光海政亂棄官歸家癸亥

改玉卽拜北部主簿遷監察俄拜鎮川縣監歲中
治化大行 上聞而嘉之 特賜東醫寶鑑人以

爲榮公素薄宦情投紱歸密陽舊野與孫贅漢起
陽德義相講人士翕然宗之旣而復還東都故第
書籍自娛晚愛兄江山水之勝臨湖築亭時節往
來所與提攜而切德者無非名儒耆德少嘗遊張
文康公之門薰炙甚多老而尊慕益篤命三子往
受業焉立巖尸祝之議文集編摩之役莫不至誠
董釐士林愈重之寒岡文穆公之講道泗上愚伏

文莊公之退居商山輒往拜而求益二先生俱加
期重入都所與遊皆一時髦俊疎庵任公叔英苦
節士尤託爲心交遣仲子侏就師之其居家友睦
備至而必嚴內外之別祭禮一依文元公所撰定
曰此吾祖之所受於師門也誨子孫常勉以餘力
學文而尤以多言爲誠其處鄉里勉勵後進必以
敦行勤學爲善俗補化之本密陽東都俱取藍田
鄉約參以時宜置案而行之嫁娶必辭豪富之門
惟儒術是求其姻家多山南之以才行著聞者云
始公在昏朝與道內章甫抗疏力言骨肉之變朝

野韙之在鎮川別舉對策中第時貴惡其切直黜之遺草尚傳于家俱可書也 仁祖二十五年丁亥十月二十三日歿壽七十七配驪州李氏承旨光軫之孫參奉慶弘女也溫柔克盡婦道宗黨稱其賢生先於公一年先六年而歿合葬於杞溪縣駕川亥坐之原男女各三人長男烝有三男垓擲垓垓男慶昌慶昌男澗澗無子子其再從弟之子相宗次男烝參奉有五男仲均仲坦仲匡仲培仲增季男燾有三男塾奎望塾及第三女婿朴文起金時顏朴峽曾玄以下多不能盡錄公又有小男

二人默烈默僉知銘曰

國有大難義旅倡世方昏亂筮長往遭時清明宦情愈薄脫屣縣紱歸尋初服揆蹟書史偃蹇林園不愧遊先儒之門不忝為名祖之孫孔安斯阜刻珉為詩凡爾後人尚克似之嘉善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睦萬中謹撰

遺事

府君諱應生字命世號魯軒其先安東人高麗太師諱幸之後有諱軫文判事入 國朝除北伯及太司成皆不起遂移隱龍宮濂松山下改名念松

卽左議政文景公諱軫之弟也至孫司正諱壽海
卽竹林先生諱山海弟也丙子禁錮之禍與從子
哲孫坐徙迎日生諱孝忠又移慶州安康里是爲
府君五世祖也高祖諱命鍾尚衣院直長曾祖諱
繼中軍資監僉正祖諱德麟就學於晦齋李先生
號龜峯考諱士毅有文行 除順陵參奉妣宜人
雞林金氏參判諱熙之女妣宜人廣陵安氏慕濂
堂諱胤祖之女吏曹參議諱淹慶之五世孫以隆
慶辛未九月初五日生府君于密陽府銀浦里第
生而岐嶷不與羣兒遊嬉七八歲時能知劬書不

待課督而學日進參奉公奇愛之曰此兒他日庶
幾繼先人之業吾可謂有子矣旣長氣宇軒豁儀
範峻整儼然人望而畏之待人接物必以誠信過
則糾之善則揚之未嘗以親疎有別焉壬辰倭寇
猝至府君與從叔父梅窩公士諤家叔梅軒士敏
雪涕而言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今寇賊搶攘
主上蒙塵吾等其忍偷生而不死於國耶遂倡義
旅移檄討賊鄉間同志者多赴焉隨恣憂堂郭公
再祐於火旺陣又與諸義將會盟於公山城多畫
殲賊備禦之策火旺公山皆有錄丙申丁參奉公

憂是時寇亂猶棘竄在窮谷而殯葬祭奠一遵禮
節靡有遺憾奉慈夫人極其誠孝溫清甘旨未嘗
或闕以慈命應舉乙巳中司馬王子以才行薦授
參奉轉直長奉事丙辰除平丘道察訪赴任未
幾見時事日非棄官歸家及羣奸倡凶論永昌之
禍作府君憤惋倡道內措紳章甫會于商山抗疏
極言人皆肆之癸亥仁廟改玉卽除北部主
簿遷司憲府監察俄拜鎮川縣監在縣赴別舉對
策爲權貴所忤旣擢旋拔蓋廢朝承旨黃中允與
有姻戚同年之誼一日以書來曰領左諸意之向

皆惟在兄一言之左右云而要與同事府君遂作
絕交書並與來書而還之至是有爲其心腹者參
主試拔去之府君憤世之牧守無良於其對策之
末曰邇年字牧者朝佩虎符先患浚血之計夕下
熊軾惟務剝食之政年年魏野碩鼠之怨極矣世
世永州毒蛇之捕急矣哀我民生于何從祿云云
歸莅官次御史撫民咸得其宜蘇殘革瘼仁愛流
洽一歲中闔境大治上聞而嘉之賜東醫寶
鑑一帙以表之府君素薄宦情遂解綬歸卧凝川
別墅與贅漢孫公起陽夏相琢磨孫公乃府君聘

翁謹齋公門人也所以契分殊厚相許益密乃與鄉人議定鄉約而一依藍田遺法間亦參以時宜備列條約以定鄉俗仍置約案而爲文以序之密州人士洽然師尊之既而還安康舊庄益自奮厲惟以書史自娛嘗愛兄山巖湖之勝築亭扁之曰兄江精舍往來偃息招集意中朋舊論說古今講劇不怠往往垂釣湖上以自適又號曰綸巖蒙庵李公採作序若記一時諸名勝書牘及輓誄皆以岳精奎彩文章德業尊慕師門立幟斯文一世模範等語言之不已則府君之德行人望大爲一世

之所宗仰焉府君自少遊學於旅軒張先生門誠心尊慕終始不懈先生深加獎許令修述東京誌以備古都文獻之徵又議立孝悌忠信講論契約定其規模節目要與之共勗焉先生晚卜立巖構友蘭悅松等齋聚遠近生徒設科講學府君又送三子使之受學及其易箒之後文集編修之役石物監董之事莫不擔當指揮料理終始又與同門諸人及道內士友議以立巖書堂爲尸祝之所又拜寒岡鄭先生于泗水請學甚勤辭歸之後先生每以益力進學貽書勉焉繼而就樂齋徐先生往

來質問徐公許與甚密嘗評品一代交遊而於府君則必曰恢廓人也後愚伏鄭先生退居鄉里倡進後學府君又與鄭公克後李公宐潛孫公魯聯翩從遊多有所薰炙先生祥日以文祭之曰凡在吾黨素所矜式於何考德山逕茅塞蓋府君平日從學於諸先生門難疑答問勉勵不已其好賢之心求道之誠靡不用極所與交亦皆一時名賢而惟大庵朴公惺守庵鄭公四震雙峯鄭公克後臭味相孚契分愈濶其筮仕在洛與東岳李公安訥碧梧李公時發白江李公敬輿結為知己迭相追

隨而疎庵任公叔英文章志節為當世之翹遂與之交托以心契或以詩唱酬或以書往復仍使仲子焦受業焉及退而歸也任公以詩贈別曰惟有竹枝秋後色可堪持贈別離時言府君之志操氣節也又曰山花不肯吐似欲待君開言府君之氣像溫和也其鄉居也勉誘後生必以勤學敦行為先又依密州已事定行鄉約以補風化樂義齋李公訥倡義錄中送子書曰權某嶺外道學之士也臨難制敵必有籌策往問術焉雙峯鄭公侑府君文曰領袖儒林後生肅穆振舉頽風一邑敬服其

處族也必盡敦睦之道而與梅窩公和悅一堂勗之以無墜先業處家則必嚴內外而曰男女之道在於敬章別也齊家凡節皆自此推之也奉先則一依晦齋先生奉先雜儀曰此吾王考所受於師門者也教子孫必以餘力學文而尤戒於口嘗以書戒之曰余惡其多言慎勿煩談惟對師友只言所學與所可言可也待奴僕必明上下之分截然而亦未嘗責其竭力焉性不喜粉華惟以樸素爲務嘗營仲子婚疎翁爲之媒乃貽書曰京中有貧者於婚娶例爲觀美生不願也生之素志只在於

古人云云至於子女嫁聘之際必辭烜赫勢家惟求其學行清素者丁亥十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寢享年七十七是年十一月窆于杞溪縣駕川里山幕洞丑坐之原所著詩文及師友問答文字藏梓宗家而不幸蕩盡於回祿無有傳者可勝歎哉淑人李氏系出驪州濬源殿參奉謹齋諱慶弘之女承政院左副承旨今是堂諱光軫之孫在家聞禮教旣歸溫柔盡婦道宗黨咸稱焉生於隆慶庚午先府君六年壬午十一月初六日卒初葬府君壙左 肅宗丁亥十月七日並移葬於府東黃龍

山閑洞甲坐之原有三男三女男長炁宣教郎次
炁司養院參奉次壽通德郎女長適朴文起次適
金時顏次適朴峽副室有二男默壽僉知次烈宣
教生二男坡塚參奉生五男仲均仲坦仲匡仲
培仲增通德生三男塾及第次奎望坡生慶昌坡
生慶祉慶錫慶泰坡生慶億仲均無子以慶祚為
后仲坦生慶禧慶祚仲匡生慶徽仲培生慶遇仲
增生慶鉉慶銓塾生慶欽奎生慶命號江東望生
慶後慶遠慶昌生翼翼無子以慶祉子滢之子相
宗為后其餘內外子孫煩不盡載崇禎再辛亥三

月曾孫慶鉉謹述

諸賢詩札

贈東都主人

任疎庵

早結尋真約春淡尚未來山花不肯吐似欲待君
開

霜天寒氣至於斯楓葉蘆花一夜衰惟有竹枝秋
後色可堪持贈別離時

無限青山繞竹籬感君相訪至於斯舊京千里吾
當往明月金鰲結後期

兄江精舍

權下峯 暉

木三十七卷之二
三十四
鑿破蒼崖地前臨江海頭野臺誰是主惟有一沙鷗

答權命世書

寒岡鄭先生

謹奉遠發專使之問惠寄願見之書仰惟厚誼感荷無量且審天寒文候萬福尤以為慰速沈綿痛楚一似舊狀昏昏待死之外無足言兩種海產謹領至意感怍無已切祝若時加護益力進學

答權命世

旅軒張先生

既承惠問於僉賜之書兼審別紙之喻且認歸返舊宅動靜平勝懸慰殊深第語有慈下失兒之憾

顯光方亦以曾孫兒過十歲者不救於痘疾老懷殊不自堪以此想知尊懷亦同霖陰之餘感熱當酷恐奉叙之期莫得易遂也

此歲且及秋矣積阻之苦其可勝邪就承伴書專至奉認靜處覺堂留念東京誌之收輯未知其事幾於成就邪惟在君盡心焉顯光自前月墜後重患暑利今纔向歇尚未悵復頃出郊齋過 國喪之暮姑留以待暑退

秋間聞司視受傷為患頗重奉慮遙深至於未承手簡時月已積不堪懸懸茲荷專伴既問始認鍼

藥見驗勢將向愈豈勝慰悅顯光亦自夏秋以來
舊病復作卽今塵得少歇而元氣敗甚全安無期
又值冬寒蘇悟未易須待春開始可圖叙邪東京
誌收述之役多恃左右畱念而證患未及悵復殊
爲向慮或接同志諸人要令卒業則爲幸如何
自夏以來消息仍阻未認調治司視之證今則如
何今承示喻似未悵愈豈非衰年凡疾例難速效
哉耄躬自少時有風頭之患這毒降入左目幾作
偏盲所用者只右眼雖欲撥衰圖治耄疾得效不
易故不敢爲醫療計其情可憐而其勢則果爾切

願援我取件勿用過慮如何如何且聞東京誌之
撰時未入正書此必鎮川不暇於治眼孝翼難辦
獨當也亦乞調攝之暇致念相勸期於必成則豈
不幸甚府儒遠來其意珍重但耄昏無以應謬求
慚謝慚謝日前適值新令尹歷顧仍請施措須令
及時畢業想必不爲泛視大槩僉值賢使君善興
作斯文盛舉其慰何可量也

前書奉閱於病中裁報豈得盡意茲承復伴伸問
益領至意 國葬赴哭計之已宿而衰敗氣力方
自憊委於病席得達固不敢望焉止令胤兒進與

木身廿和卷之二
三十一
郊哭耄躬抱情莫伸懸 闕遙痛何以爲心想賢
左右亦淡分義於從前義當奔哭而尊證未悛不
得遂忱邪孝翼亦何以處之並切馳慮尊行果不
得西赴則日稍向暖臨見朴孫病中切政仰西奇
似不必急而都中汹撓云蓋必有所以也二色海
產淡感厚意

孝悌忠信講論契此乃此中契名也顯光自數歲
前欲立此契既名之題諸壁上而思之但以身病
沈綿時勢亦有所不暇不得始其事矣今則身病
時似小康欲從是歲內試爲之此意如何此契設

立之旨非若俗中所謂契者也竊擬須廣大其規
模簡潔其節目忠與同志者共勗焉非可一鄉一
道內之士友而已方欲草立其規模節目而耄病
中精神莫得收拾切願僉契共亮耄意立藁詳備
以待相見之日議爲約首之文如何

公在西岳院
在時別告

答權命世

愚伏鄭先生

卽此雪寒伏惟雅况佳勝生中路遇雨昨夕始抵
呂州一行皆無恙各驛皆好看過皆念及也多謝
多謝餘伏祝萬珍

答權命世

任疎庵叔英

何幸故人之問落此田野之間不啻若雙白璧也
生又添一齒而碌碌愈甚新知舊學自就函莽曾
不足以比數於人而徒有歲月如流之感矣冰雪
滿眼城市間非無此景然豈若此湖山之外哉恨
不得與吾兄同對而共賞之也春寒猶劇切冀攝
養萬福

頃者兄書與醫書並至感荷兄一諾不忘之盛意
也但無往來人故今始答謝耳生夏日苦熱今始
向蘇獨坐衡茅惟與山鳥爲伍此時患惟不啻如
瓊樹兄其知否

山村孤寂秋物方好想城市中無此勝景恨不得
寄之於兄也

卽惟寓况萬福老賊天斃其凶云其傳是邪若然
則國家之福也如有實聞幸報及如何

綠陰滿地黃鳥飛鳴京中亦有此景否生獨坐孤
賞耳貴郎近患風痛及腰腹痛而頭痛頗緩腰痛
頗急云此蓋感風而然也相當藥及清心蘇合兩
丸得送可也適因歸便敢此略略

大雨挾暑累日不止此時靜處高明之堂尚或難
遣况驅馳馬上者乎似聞有畿甸陪送之行云爲

兄苦之然若得遊於朴淵瀑布則可酬其勞苦之
債矣餘冀盛暑動止萬福

昨者貴奴之來得承問及且惠菜束感荷良多似
聞兄失攝尚爾不悵瘳云幸調保倍常勿藥有喜
生爽室之後獨處空堂日與貴胤相對賴而自遣
耳東醫寶鑑卽當捲送而其中要切可觀處頗已
謄錄未及畢功今若捲送則前功盡廢鄉村無醫
欲書此而代醫姑徐之如何

答權命世

全沙西湜

謹承惠書仰慰無已湜老而不死見此公私因極

之痛日夕悲冤奈何於天身且係官末由退死尤
切悶歎慈仁已出倅難於更改奈何彼時非不欲
一言似不可再參其事今何煩冒 廟筭乎貴鄉
必欲陳辨須及此時為佳

答權命世

崔遲川鳴吉

阻濶許多年乃奉惠音如得隔世消息慰可知也
仍想新正尊體佳勝尤用喜幸分邑之言曾已聞
而恠之矣書來明委曲折此事豈有容易見許之
理邪生粗保伎倆但白髮已種種耳臨紙悠悠不
盡

李白江敬輿

頃承辱覆且有曲施之敬哀感不已發引葬期漸迫前期分付可免狼狽又必定一驛吏使之收拾亦無顛沛之患伏望依施無告之喪專恃兄高義厚恤耳

鄭愚軒四象

頃屈華旆共枕一夜之幸迨不敢忘于懷也即茲朱炎未審尊履何似向慕區區四象粗保前拙實荷腆貺耳寒岡先生答簡今日乃至開緘奉讀感發益厲然辭旨渾渾莫知端倪而亦不能無淡意

於其間此吾儕不可不戒慎處也兄須默會如何花山行欲以此八九間定發兄則期在何間邪自餘曾在奉叙花山徐樂齋證勢自念五六間暫向差減云喜喜幸舍弟適入立巖故未奉簡

鄭雙峯克後

忽承惠書凭審起居平安仰慰不任仁同之行初欲作於旬間而拘於事故欲於十九自永陽前往每此遷延不勝鬱悶立巖之會切欲隨往而有拘礙似未果焉尤恨尤恨旬一間委進奉議凡事是計其時可無相違邪

近不審起居何似懸慕不已克後往至仁同留三日返至永川先送院人故敢此草報文集書寫事還家就議然後處之故此不及

崔白沙東彥

頃因載甫之便伏承下札恭審尊體萬安區區慰喜無以仰喻東彥伏蒙尊賜廩支供劇而艱苦日甚無以自堪耳令胤必有大捷之慶而徑先啓行想喜報隨至耳褒貶過後切欲受由下去可以奉叙

申佑德蔡琳金慶張

窮炎伏惟靜攝得力瞻想區區先師文集計以冬初入梓近始編修之役稟議之事不止一二而固知養病之餘遠動為難深用鉞歎茲敢委告兼候只祝益加慎衛以副僉望

兄江精舍序

別檢李塚

地接東隅天浮北極淑氣磅礴秀色葱蘢峙而鬱鬱蒼蒼羣靈鳳舞而騰擲流而混混激激眾川虬走而朝宗摠名山水曰兄以表岳瀆之長爾其人間靜散地物表名勝區境泊扶桑六鰲漂霜骨於天際江連層海三島抗雲標於空中乾端坤倪包

木里七和卷之二
括邊水復山重幽絕處若非青城丈赤松子翱翔
去來之鄉莫是西王母北宮仙縹緲遊翫之所別
境雲物冠海邦六十州特地風光配玉洞三千界
江山自今古似待碩人攸居英雄幾往來便得閒
者爲主惟主人丈雲林性癖泉石膏肱功名場富
賚發塵念已散寬閒洞寂寞境逸夢長飛萬事莫
如閒百年詩酒計活雙清不用買半世風月襟期
揆地宜而開基喜占江畔雲塢破天慳而架屋高
起傑閣危欄草木呈妍湖山獻狀樑生海霧棟噴
山嵐簷壓洪濤渾疑畫裏之物色人在危檻卻訝

波上乎逍遙碧山爲籬江上之柴扉不設白雲滿
地門前之石路莫分蘆岸漁舟穩載松風蘿月雲
牕鳥几靜對左圖右書盤中白雪高銀鱗擅江鄉
之風味槽下紅珠滴金樽貯洞庭之春光桂棹兮
蘭將閒聽赤壁蘇仙賦風簑兮雨笠細和滄浪漁
父詞樂在其中求非此外三公不換此山水萬鍾
於我如雲煙靜裏冲襟自足怡養閒中逸態永謝
塵凡波恬鴨頭商帆點海門之寒雨風輕牛背牧
笛橫野渡之斜陽樹靄林霏不辨十里五里湖光
雲影疑是上天下天東西南北之奇賞各殊春夏

木里七和卷之二
四二
秋冬之變態不一春則嫩綠抽樹軟紅粧山長堤
日暖兮芝蘭香曲渚風和兮鷗鷺浴茂林脩竹彷彿
蘭亭之勝觀芳草晴川分明鶴樓之佳致桃花
萬點波泛武陵之春楊柳千絲煙鎖涇城之色入
雲採藥時發商嶺之歌倚欄迎風遠慕沂水之趣
夏則竹陰鋪石松影滿臺宿霧漲壑兮遠郊迷細
雨過江兮前山洗奇雲出岫列十二巫峽之峯巒
漁燈隱林涵九萬銀漢之星宿眠風櫺躡露鳥頂
岸華陽之巾披荒逕理石田手攜陶令之杖月色
連沙色俱白恍若九秋清霜江聲雜松聲共寒不

覺三伏炎日秋則積雨初歇長煙一空野曠天低
兮霽景明山高月小兮夜氣豁開軒攬秀南山之
蒼翠滿庭倚柱望秋西壠之青黃溢日千林之醉
色淡淡霜染兩峽之江楓萬里之暮聲高低風驅
一陣之塞鴈銀萼玉膾專管張翰之風流白酒黃
花遠繼孟嘉之芳躅冬則雪填谷口冰塞津頭高
溪洞壑兮行逕平遠近川原兮人蹤滅閒吟灞水
息鞭學士之驢乘興剡溪欲放王子之棹披簑垂
釣適閒趣於空江擁爐開缸戰寒威於遙夜階前
苦竹聲夏玉於窮陰牕外寒梅魂返香於殘臘萬

物變遷無定態這裏之清意誰知一樓氣像自隨
時此間之勝槩無比專占一區之佳景以做四時
之清遊某水某丘誰爭子所樂國樂土庶終吾生
如生韋布寒儒簞裘末裔遙瞻閭闔九萬里阻身
世於風雲落魄江湖三十年因丈夫於蓬蓽萍蹤
浪跡寧有根蒂之相依月袍風襟長懸水雲之遐
想倘分華山之勝以容垂崖之居則願卜孟氏之
隣追隨物外之杖屨永結樂天之社偃仰醉裏之
乾坤短引初成古詩可續
危檻疎簾俯翠渚登臨一嘯魚龍舞虛舟霽色鏡

中天極浦寒聲江上雨數曲漁歌漫興悠鷗邊歲
月幾春秋卻將世路塵紛事付與滄江江水流

兄江精舍記

連州之山水名天下而不有王弘中鬱子之亭則
人莫知山水之名天下也巴陵之氣像萬千而不
有滕子京岳陽之樓則人莫知氣像之萬千也故
奇山秀水雖有奇秀之實而苟無人之主之者則
山自為山水自為水而無以見其奇秀之實也是
知有其人然後有奇山秀水奇山秀水之得其主
而為奇山秀水也者豈偶然哉其必有鬼神異物

陰來相之而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矣吾州之山水於嶺南獨爲宗故其清淑之氣蜿蜒扶餘磅礴而鬱積峙而爲山流而爲水而兄山兄江於吾州之山水又爲宗也蓋屹然橫截乎天東儼然鎮臨乎地南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諸峯諸峯者又羅列而進皆有以服於此者山之勢也匯鴻濛涵太虛而受百川之朝宗連巨浸之漫漫叙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瀾瀾乎兩山之間者水之形也衆山衆水之於是山是水有若子弟之於父兄也此所以爲宗於吾州之

山水而得以兄名之者也然自古以來人之過於斯遊於斯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哉而未有以主之者故山自爲兄山江自爲兄江而無以見其奇秀也今主人文作此精舍於山之下水之上而爲之主然後山水之所以兄者乃得以效其實焉吾故曰有其人然後有奇山秀水然山水豈可獨自爲兄哉蓋登斯亭而觀之則嘉樹列奇巖錯出者突然成丘而陷者呀然成谷微茫之海色在戶蒼翠之山影當牕銀濤空濶一碧萬頃而孤舟出沒錦鱗游泳平沙杳杳古岸蒼蒼而鷗鷺翔集漁笛聲

幽此則亭之大觀也若夫扶桑已曉宿霧初捲則江上之風煙淺淡巖間之物象參差暝色生樹浩光流天則寒鴉倦鳥出入水雲之間萬壑千巖一般瓊瑤之窟此則亭之朝暮也至如江波不興雜花方馨而時禽送和鳴之音惠雨滋綠煙之色則物我相得澹沲之韶光可樂千山草茂萬樹成陰而岫雲片片而奇峯松韻泠泠而瑟聲則脫巾掛石灑然之微涼可喜商飈夕起白露爲霜而飄江之白蘋如雪滿山之丹楓成錦則遙吟俯暢浩乎景色之彌新風生石洞雪滿郊原而起銀屋於長

江列瓊樹於瑤簪則獨釣寒江爽然清興之無邊此則亭之四時也物色之千態萬狀供朝暮四時而無窮者皆若爲精舍生色者然而主人文舉以爲已有飄然遺世淡乎忘形而主盟魚鳥惟適之安或浴乎風乎而爲點也詠歸之樂或憑虛御風而爲蘇仙泛舟之遊地非盤谷而採山釣水可以終年而徜徉人異淵明而倚牕晒柯可以寄傲而怡顏接青雀黃龍之舸艦滕王閣長洲非遙有銀筓錦鱸之風味張舍人江東在卽信乎人間之福地海內之名園也時或江魚正肥新釀初熟則集

羣賢會少長而山肴野蔌雜然前陳海味江鮮堆
然滿盤天台控鶴引王喬於座右洛汭吹笙邀子
晉於席上一觴一詠以醉以醒得此物外乾坤以
送閒中日月于斯時也蒼蒼浩浩悒然而可觀者
山水之色也若歌若嘯欣然而可聽者禽鳥之聲
也依依庭畔灑一面之清風者綠竹數叢也鬱鬱
峯頭老千古之風霜者碧松千章也如有世間之
是非名利到于其側者則山風吹之屏之乎萬里
之外江水流之送之乎六合之表孰知杳然草廬
之中有此天然之至樂哉主人得此山水而樂其

樂山水得此主人而效其實此果非鬼神異物陰
來相之而天作地藏以遺之者乎不然主人焉得
爲山水之主而山水焉得爲主人之有哉噫奇於
衆山而爲兄山秀於衆水而爲兄江則長於衆人
者獨不爲人之兄乎况山水旣以兄於衆山衆水
則其得爲主於此者豈其衆人哉必亦爲衆人之
兄者也今主人丈以東都長者南國老成又能慕
古人之二樂而立精舍於兄山兄水之間自爲兄
山兄水之主而樂此兄山兄水之朝暮四時則此
豈非山水之兄於山水者必待人之兄於人者而

爲其所有者乎於此蓋可見主人之爲衆人之兄也吾故曰山水豈可獨自爲兄哉人徒知山水之爲山水之兄而不知主人之爲人之兄也故歷言山水之所以兄於山水而終之以主人之所以兄於衆人者以記於主人之兄江精舍云

夫自羅麗以來嶺南素稱人才府庫及我朝啓運儒賢輩出有若晦退兩先生繼作而遺風餘烈化成一方遂婉跡鄒魯之俗以至宣仁之際寒岡愚伏旅軒諸先生磊落相望於江西嶠左旅軒又私淑諸人而其門徒之盛播美於後者蓋多可觀焉余少時見吾家疎庵先生集中有贈嶺士權察訪詩曰惟有竹枝秋後色可堪持贈別離時竊意疎翁以志節文學高一世而乃於權公以竹枝秋色許之則必有說矣權公自嶺至都涉千里託其子於疎翁而師之則其相契之淡亦可知也每

尚論此二事如見其為人然余於權公歲相去已久地相去殊遠未嘗訪其遺蹟彷彿得文獻之萬一年六十一出守禮州禮東隅出日之濱於是往來揆觀於立巖兄江之側而權公五代孫達煥以公遺文家牒示余乃知權公寔旅軒門人而受孝悌忠信講論之託於末年者也旅軒於丁丑後矢歸于立巖更名卓立巖兄江既權公考槃之所故權氏子孫至今居其間云按家牒公號魯軒當壬辰倭亂倡義旅從郭忠憲孫祐守火旺郭公多用其策公時年二十二光海時倡領儒會商山抗疏

力言骨肉之變卒見斥無憾嗚呼此其氣節得澁契於疎翁而有竹枝秋色之比興歟是氣也配義與道苟善養之可以充塞宇宙而不餒焉倘所謂竹枝秋色非相期以晚節也耶權氏謂余是疎翁家旁孫要余附一語于卷尾若公世德官歷事行則顯刻及序文具載余特取自少偶得於疎翁詩中末乃徘徊觀感于故家遺蹟者略叙如右噫四十年誦其人而慨然想慕今幸託名遺文之末殆亦不偶然云爾西河後人寧海都護府使任天常謹跋

有大賢者作一時英才必承學而問業然能聞其說而得之心者固少矣厥或得之心其傳之家者為尤少况望其傳之三四世之遠者乎則非授受之正子孫之賢烏可以與於此哉惟我晦齋先生倡明絕學訓誨後進時則有若龜峯權先生得夫心法之宗龜峯之子參奉公以文行名其孫魯軒公力學篤行蔚然為當世聞人乃若退庵公又是魯軒之胤也其立志高其厲行潔有超脫絕俗之才年志學隨魯軒入京疎庵任公以卓節宏儒望重一世而見公奇之願以為弟子公內受魯軒公

教訓外服疎庵公化導學業夙就京洛鉅公莫不
器重焉及疎庵歿而無嗣則爲之主喪而立後纂
次遺文刻而行之世可謂不負師門者矣夫以晦
齋先生之學而龜峯乃得傳之家以至于公其皆
設相承門路不差則此在古之人尚難多得况叔
世之漸渝哉試考諸先輩記實之文則凡孝親友
兄居家延交之道惟龜峯魯軒家法是守尤致力
於奉先嘗曰世人自處廣廈而奉其先於僻陋小
室非人情所安稟李伯氏而立家廟一遵朱文公
遺制傾貲力辨七代墓碣此又實行之過人者也

公爲文章不事雕琢而明白條暢自成一體流輩
皆以爲莫及而卒不大闡以需于時薦授初仕棄
而南還自號以退而卒世天之生是人若將有爲
而止於此何哉嘗觀疎庵贈公序以東都山川之
勝人才之盛歸之於公而擬其接武諸公重光厥
土此以理言之也若其官止一命壽不及六十卒
泯泯無稱則此氣數之使然也雖然公之脩於身
者無愧前人而東都人士至今慕望之不怠則所
以接武重光者儘不少是可以證明疎庵之說矣
其又何憾於氣數之乖忤哉公平生著述盡入火

燼從五代孫達煥收拾其輓祭墓道諸文合爲一冊求訪所以芥其卷者顧後生末學無所識知無以稱揚其潛德後之人欲知龜峯家學之美當於公得之矣欲知公問學行治之懿當於梅谷海左諸公之文徵之矣又何容更贅哉

上之六年蒼龍丙寅九月日通訓大夫前行兵曹佐郎權訪序

杜臯世稿卷之三

退庵逸稿

書

上伯兄

諸益之來伏承下書伏審春寒起居佳安仰慰仰喜弟寒病塵免卧痛而已第李适自關西舉兵叛都下洶洶人情震駭爲公爲私憂悶如何都體察李元翼副體察李時發從事官金時彥崔覲副元帥李守一耳大人日趨闕下無遑作書餘奇煩未達

頃者枉臨未越一日征驂還催迨今仰恨卽惟返
旆萬安喜慰不已弟粗保性命第監察尹起三當
初亂離與大人同行扈從尹以赴賊逮禁府其招
以爲與某人某日發行宿某處某日得達公州某
人知我情狀云獄體必囚問然否故去月廿二日
與其時同行同官三人被詰于本府過一夜于獄
後得放其爲辱如何可喻近來鄉患尤苦徒自悵
望而已餘祝順序萬福

上伯兄

仲秋奴來得聞平安厥後彼此永絕一字瞻慕方
極卽問凍天氣味若何弟場中人事似愈於前而
今亦不利矣來春又有別試云庶可收之桑榆而
拘於人事工夫掃如是可恨也方向廣州行忙不
一伏祝萬安

狀

曾王考龜峯府君家狀

府君諱德麟字文瑞後改君瑞龜峯其自號也上
祖太師諱幸佐麗討萱受姓權氏食采於安東而
世居焉後有諱希正監察糾正 贈左議政諡文

靖公以子敬齋文景公諱軫相我 世宗也文景
之弟曰諱軫麗朝文科判事入我 朝屢以高官
召之辭不就隱居于龍宮念松山是生諱寬經
歷生諱壽海司正以伯兄竹林公諱山海丙子殉
節事坐徙延日實府君之高祖曾祖諱孝忠司直
始遷于慶州祖諱命錘尚衣院直長考諱繼中軍
資監僉正妣恭人陽城李氏教導世柱之女嘉靖
己丑府君生于州北安康縣天資穎秀才致明敏
既僉正公早世府君不逮嚴訓而太恭人賢有識
慮未嘗以慈愛弛教督之方及就外傳每使靖處

讀書別令一小奚守其側日課不盈科則輒撻奚
以愧之以此益自竦勵八九歲能綴文稍長詣晦
齋先生之門請業焉時先生深自韜晦不欲以師
道自任不許人來學於府君深愛其志尚夙就輒
受之而次第授經函丈講質之際能推明言外之
旨先生曰此子多有警發人處與之講學必有益
也以其從父之子妻之府君自幼時事太恭人愉
色承順奉養之節極其誠敬晨昏定省不以寒暑
或廢與弟僉正公諱德鸞友愛篤至日夜湛樂蓋
其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而有資於學問之力也丁

木身七和卷之三
三
未秋先生西遷府君雖以親老未得陪行而七年之內或躬造講疑先生授書勸讀府君溫習舊聞益自奮厲卜居于本縣楊月里龜城之內築室數間名之曰龜峯書舍靜處其中博覽經史精思力踐造詣益深旁通舉業無所不能癸丑射策登第時府君年二十五公車大庭俱居嵬等華聞益暢而于時邪黨滿朝忌嫉善類且以丙子錮禁未解黜補芸閣是年冬先生歿于江州府君赴哭中路奉櫬以還三年葬祭極其心喪之禮丙辰陞成均館典籍丁巳遷禮曹正郎戊午遷兵曹正郎庚

申出爲懷德縣監及瓜而遞丙寅除河東縣監庚午除永川郡守以家近數月而棄歸是時朝議稍平賢路漸開屬府君以臺閣之望府君爲優養求外補栖遑下邑公議惜之然其爲政尚廉平所到皆有聲績辛未與鄉人同志者會于本縣縣舍議建先生書院于玉山蓋自先生仲雪之後久有俎豆之議而士禍之餘士氣摧折囁嚅莫敢發府君獨慨然倡論至明年壬申功告訖蓋自廟宇至門牆階級府君皆手自規畫凡有小出入必入院祇謁一如禰廟其尊師之誠人莫不感服焉是

歲除陝川郡守到郡見其民病舊弊益厲清操御吏以威燭奸如神莅民則極其撫摩爲之興利祛弊惠檢田不公輸賦不均設詳定所審虛實均平之調庸之煩重者又多蠲除使之及時耕作訓士則重修學校儲養才俊課之以經傳導之以禮讓涵濡振作一變其舊俗未周一歲郡境翕然如戴父母猶以六暮爲短秋知武舉因舉子亂場罷歸闔境婦孺相聚道傍流涕以送曰我輩失乳自今何恃到官之初弟僉正公在家而逝叔母及姪氏前後凡三喪應入府君皆捐俸以備猶不敢過

度貽書孤姪縣監公曰喪祭稱家有無禮也只當隨力營辦不可過爲浮文又戒其折簡府伯求得役丁之請曰爲私喪動民力非國典也癸酉除昆陽郡守將奉親赴任啓道有疾而還以七月十日終于寢享年廩四十五九月二十四日葬于頭流洞枕震原從先兆也訃出遠近士林多聚首相吊及葬祭以文來哭者多不能筭陝人尤爲驚慟或聞喪奔哭或臨穴致祭又立遺愛碑以頌其德金璞齋紐撰其文曰我侯之前未有我侯我侯之後焉有我侯又曰公早遊李晦齋門學有淵源

而未大厥施殉身以歿惜乎許草堂曄與府君素為道義之交聞其歿亦為之傷慟曰少年志學之士遽至於斯是何司命也至書於玉山書院記海東理學淵源錄亦曰權某晦齋先生之高弟府君之受設師門而見重於儒林於諸公信筆可見已府君賦質既美奉承慈教雖不逮詩禮之訓而以弱年孤露奮然自詣於大賢之門誠心求教屢見師門之詡若使終始其時雨之化則其所成就烏可量也而不幸禍酷師門既不得隨鵬舍於絕徼為親奉檄亦不能退田廬而藏修天又不假之以

年使素志未盡究奇蘊未盡展此所不能無憾於報施之理也况宗家失火遺文俱燼只有對策二篇平生行蹟亦不免湮沒而無傳子孫痛恨之情當如何哉配驪州李氏迪順副尉諱苾之女 贈吏曹判書諱壽會之孫生于嘉靖辛卯卒以萬曆辛巳八月十二日春秋五十一耐葬府君墓後府君有男女各一男士毅 順陵參奉女適士人安大海副室二男士敏以孝薦主簿士訥參奉生一男應生鎮川縣監縣監生三男烝烝燾玄孫男女若干人嗚呼不肖無狀生未及府君之世矣府君

木里七和先之三
之雅行既無耳目可述又無文字可稽略記其先
世世系生卒年月科宦始末繼以墓道子姓如右
若夫掇拾填補發揮潛光則豈不肖所可能為哉
惟埃秉筆君子之復加修潤以光我先德云爾
崇禎甲申後八年辛卯正月日曾孫倬謹述

附錄

輓詞

領府事李敬輿

早識南州士相從父子間疎庵絳帳客昭代黑
班夢斷長安路魂歸何處山臨風一掬淚題輓
倍潛潛

參判申翊全

負笈當年志業純田園半世一間人隨緣薄宦非
其好拂袖歸來恥為貧

大司憲李行進

喪我賢師世道空事之如一見於公匣中永闕屠
龍劍哭向天涯淚未窮

應教李海昌

一年猶恨候音疎忽見諸孤屬挽書不但人間
善士那堪嶺外隔玄廬尊師學力誰能及博古通
才實若虛繕部官微無下壽報施天道果何如

校理金宗一

半百光陰官一命昇沈脩短孰司之飄然意氣埋
長夜不謂康強奄至斯

郡守李聖基

邇來親舊盡乘雲餘淚如今又哭君回首嶺南無
限痛月城殘麓起新墳

師傅鄭克俊

早負疎門笈羣賢孰子先才高時不遇心遠地猶
偏未展屠龍志旋登駕鶴仙山陽殘笛裏何忍寫
哀篇

直長李墩

妙歲聲名冠海東百年書籍蘊曾中奇才已被先
師許遺業能遵乃祖風年未六旬天不假官微九
品命何窮平生分義吾差熟欲寄哀詞涕似凍

應教姜輿載

天涯消息正茫然忽把哀詞淚迸泉青眼舊遊餘
我輩白頭何意哭君先冥泉想復趨函丈幽宅無
憑薦酒綿風雪閉門人寂寞嶺雲江樹夢猶牽

府使任有後

忽忽交長夜悠悠閱逝川素期終已矣名位本徒

然永歎候芭義誰知郭泰賢哀詞遙相緋伏枕淚
如泉

縣監李峻岳

昔在庚申間逢君於東洛君齡未二十我髮尚總
角從來托末契幽居共南麓中間七八年兩地愁
相隔俄然一命官挽我天南極偏荒絕海濱身世
等漂泊賴得子在近客懷稍有屬夏日我往尋秋
間子來宿聯襟數夜話情義層雲薄得鄰副所願
追隨期日夕如何一旬間尺地阻永設官身不自
由觸處多牽掣病既不及門葬不得臨穴幽明負

良友此恨終難滅幸有庭蘭茁餘慶知無歇傳家
得所依典刑猶未沒去矣已無及吾何浪酸咽

別檢李埰

秋水精神玉屑姿世傳詩禮稱家兒魚遊北學薰
陶早鵬擊南溟變化遲九品微班才抱屈四難奇
標業承貽淡嗟白壁埋黃壤戚譜聯行更有誰

縣監崔東彥

自從先世最相親淡愛吾君義且仁京洛同遊常
屈蓋家鄉共事每臨茵早登師席依歸正晚就廚
郎志未伸蘭玉滿庭餘慶遠慰哀交切倍傷神

主簿朴振禧

凶聞何來始則疑斯人不料至於斯心喪北海
師後腸斷西河哭子時京國旅遊如片夢泉臺長
夜阻佳期閉門窮巷空垂淚落木蕭蕭為我悲

李寅芳

疎庵門下士行義孰如斯哀慕三年闕聲名萬世
垂高風那可料人事自難知千里西天外不勝揮
淚悲

參奉李皖

丹穴奇毛采鳳輝親疎族黨比肩稀師門零落三

年憾賢路崎嶇一命微老去相從情款款邇來胥
別夢依依幽明此日無窮痛白首孤蹤誰與歸

教官朴璿

去春奉別各傷情不意如今隔死生可惜南州高
士盡哀詞不忍說分明

任量

豈意斯人遽至斯嗚呼天道信難知生平志趣無
雙士蹭蹬功業認數奇卻憶昨年留宿約忍堪今
日寫哀詞終來餘慶縣縣遠看取徐卿有二兒

進士金建準

官不稱才仁不壽榮枯禍福理茫然
幸存四子皆賢俊餘慶繇繇可必天

進士李塨

妙歲才華世共推玉壺冰鑑照襟期
摳衣函丈承鑪韜導業家庭襲冶箕胤
錫四難垂有後官終一命數緣奇傷心
戚黨俱零落卻憶清儀涕泗而

朴峽

哭兄何異哭舅喪忍寫哀詞淚盈眶
睦任仁風空族黨清醇雅量稱鄉邦
師門盡禮人爭慕命途爲仇我獨傷
餘慶可期終有報四難方驗繼前光

孫鉞

愛公壇宇玉壺清於我偏看意氣傾
派接潯陽兼族分契連家世重交情
談論灑落通今古心志寬明達死生
人事已成薤上露世間何處更相迎

李挺立

才行出尋常高頭弟子行從師曾好學
於道早升堂蘭玉知餘慶門閭理必昌
遠離仍作別長慟亦銷腸

孫銑

北學京華業旣優南還鄉井富春秋清
高氣節今

無伍激越言談古罕儔誰意荆庭終泣玉不圖莊
壑夜藏舟人間九級官名薄想得儀形淚未收

李尚賢

秀出風儀世所奇摳衣長者得依歸仕登一命端
居職齒序三岐謙若卑庭下芝蘭宜繼業床頭書
劍可纏悲友生知己更誰是後會薪亭淚正垂

李尚固

連姻情義夙相厚凶訃聞來欲斷腸聚散幾時流
水逝死生如夢走丸忙管纜一命誰云達壽止五
旬最可傷身後應知餘慶遠滿庭蘭玉已成行

蔣惟亮

殞未攀號葬未臨世交情義竟何尋誰知老安無
窮恨遙望丹旌淚不禁

祭文

玉山書院儒生李垌等

惟靈清高之氣穎秀之姿承鯉庭訓稱馬家兒志
慕北學親炙賢師粉地受采孺染耳目優游百家
汎濫六籍博古通今才識高邁宜達而室不敷于
世皓首微官豈足為榮乃返初服家食而貞推為
山長領袖多士引進後學獎掖切至殫力儒宮設
施多方牖我昏昏永襲蘭芳何知微恙遽爾不淑

木身七和卷之三
悲纏鄉曲慟結黨孰於何承誨吾黨無依存凶殊
制卽遠有期一盃告設萬古長辭

記聞錄

凶友疎庵文集板在忠州今欲移置於豐稟間夫
馬未備尊須拔給衙卜或覓小舟遞送幸甚其門
人權生恁受委而去採問施行亦望李澤堂植與
清風俸書

治下居權參奉焦氏結髮同學一官來京作轂歸
田爲人不苟非要干冒交儕之義不敢不達李應
教海昌與慶尹書

故友疎庵任茂叔才甚高記性絕人於書無所不
覽覽則無所不記故其學甚博爲文章多腹藁立
就其歿也門人權恁收取遺草就澤堂李汝固編
定爲五卷鏤板于中原縣監李戾培元門人連原
察訪姜輿載實幹其役

張谿谷維疎庵集序略

疎庵任公文集五編卽我玄祖文靖公所刪定也
顧板本在於忠州而移置豐墓卽文靖公所托公
之門人權參奉恁而運以舟者也權氏家舊蹟蓋
可徵已余未敢知移置本意而母或以忠爲要衝
之路難保壽其傳也歟李相國秉模疎庵集重刊

序略

行狀

公諱雋字和叔姓權氏系出安東高麗太師諱幸之後有諱軫官判事以左議政文景公諱軫之弟入本朝移居龍宮有孫司正諱壽海坐兄竹林公諱山海為 莊陵辦節全家並徙延日有子司直諱孝忠又移居東都於公六世祖也曾祖諱德麟官郡守以晦齋先生門人學有淵源後人立祠以享之號曰龜峯祖諱士毅參奉考諱應生官縣監號曰魯軒師事旅軒張先生風流志節為一世所

推重妣淑人驪江李氏參奉諱慶弘之女承旨諱光軫之孫公以萬曆庚子九月十六日生姿稟清粹氣像凝重自知讀書孜孜不怠年甫志學隨魯軒公遊宦往在京邸疎庵任公叔英與魯翁心契最密見公異之欲為之教訓成就公遂往學焉服膺師訓尊信敬受無敢或懈時昏朝政亂疎庵退居廣陵江上十餘年與李東岳安訥鄭玄谷百昌李澤堂植諸名公道義相孚講論名理公周旋其間觀感興起日有進就及其南歸也疎庵作序以贈之特許公博學明辨志行才氣之高至以終接

武於間世豪傑相期也及疎庵卒而不幸無嗣公
行心喪之制主其喪祭哀集遺稿就正具眼校讐
鉅梓又立石表其墓聞者多之既終制卷而歸鄉
益尊所聞篤志厲學事親盡孝承顏順志溫清甘
旨靡不用極壬午冬丁內艱哀毀過人既服闋薦
授司饗院參奉未幾見遞丁亥丁魯軒公憂執禮
致哀一如前喪自是絕意仕進隱約自守惟以退
養爲務扁其室曰退庵以寓其志居家日用可見
之行自有成法處闈壺以禮及兄弟盡歡尤致謹
於奉先之事嘗謂今人多自處廣廈而奉先靈於

僻陋小室非人情所安遂告伯氏改立家廟一遵
家禮制度又嘗營立累世墓碣伐石既具而未及
暨後人藉而成其志又特明於譜學國中士大夫
家族系派脈無不洞曉人稱肉譜儀範儒林扶植
鄉風多有所裨補爲文章平易明暢自成一體後
生時嘗學爲舉子業不待鍊琢自中程式儕流皆
以爲不及公以甲午九月十四日歿享年五十五
葬于杞溪縣道洞王坐之原配令人全義李氏儀
賓都事 贈左參贊諱者俊之女文科節度使
贈領議政諱濟臣之孫貞謹得婦道無違後公十

二年歿祔葬公墓公有五男一女男曰仲均仲坦
仲屋仲培仲增女適金世基副室二男曰胤李仲
址仲均無子以慶祚爲嗣仲坦生慶禧慶祚仲屋
生慶徽仲培生慶遇仲增生慶鉉慶銓金世基有
四男以鈺以鏡以鉉以鈞餘不盡錄嗚呼公以世
德之懿家學之正胚胎前光服習庭訓旣又摳衣
於當世大匠之門得以親切承誨且與一時儕友
如李海昌姜輿載趙壽恆諸公同門受學切磋琢
磨天若假之以年俾究其業則其志行文采之所
以表見當時垂示來後者必不止此而卒也奄忽

中道壽未稱德其平日所著文若干篇又不幸見
燒於回祿無以得徵其影響萬一爲後孫者固將
相與興嗟不已也曷不思所以掇錄遺蹟得闡幽
光邪公之歿后孫達煥嘗因請魯翁行狀而且以
公實記賚來請並惠爲狀自惟衰病固無以輒應
所懇而竊觀實記中所載本孫所述已自錄得顛
末不必更待別人論著遂一依本家文字而略加
刪潤別無增益攬改惟冀尚德者知所裁取焉歲
在癸亥季秋下澣鵝州申體仁狀

墓誌銘 金序

疎庵任公卓節宏辭爲一世重而及門之士若權
公諱恁蓋亦南服之秀云公字和叔號退庵安東
之權自高麗太師諱幸始而世昌而大有諱軫文
科判事至 國朝移居龍宮其孫司正諱壽海坐
其兄山海以 端宗戚里死 國難謫延日子司
直諱孝忠徙慶州家馬三傳至德麟文科兵曹正
郎號龜峯游晦齋李先生門鄉人社而祭爲公會
祖祖諱士毅薦授 順陵參奉考諱應生司憲府
監察鎮川縣監師事寒旌兩先生號魯軒妣淑人
驪州李氏參奉慶弘之女承旨光軫孫萬曆庚子

九月十六日生公幼時端重不好弄自知讀書年
十五隨大人公宦遊至京師疎翁見而奇之曰是
可教也吾請爲師於是公之觀善而進者不徒在
文藝而已疎翁之戚李公者俊歸之以女時疎翁
見廢主政亂屏居廣津上日與李東岳鄭玄谷李
澤堂諸名公講名理譚文章公周旋其間聞識益
博而業益就及疎翁卒無嗣公爲主喪祭心制三
年立石表墓銘遺稿以傳後聞者多之 仁廟乙
酉 除司饗院參奉移告歸觀過限遞公事親至
孝前後持喪制甚嚴與兄弟篤友壺政肅雍也稟

議伯氏改立家廟一依朱文公禮經紀累世墓石
未及竣而歿後人藉以成公既南歸以所得疎翁
者推廣其志業所與往復講質者皆南鄉勝流也
甲午九月十四日卒壽五十有五葬于杞溪縣道
洞王坐原公以穉年見知於當世鉅公已自奇偉
而夫以疎翁之高介少許可寵薦公備至至謂東
都山川之所毓靈而期以前世豪傑之士詎不感
歎公雖偃蹇以終得此可以不泯晦矣配全義李
氏父即者俊儀賓都事 贈左參贊 贈領議政
號清江濟臣之孫也後公十二年卒壽六十有五

葬祔公男仲均從仕郎蚤夭仲坦從仕郎仲屋通
仕郎仲培通德郎仲增從仕郎女金世基副室男
胤李仲址仲均無子子仲坦男慶祚仲坦男慶禧
次即繼宗者仲屋男慶徽仲培男慶遇仲增男慶
鉉慶銓金世基男以鈺以鏡以鉉以鎬公之旁五
世孫宗洛來乞幽堂之銘銘曰

若喬之遷其羽可儀劍不世需歸咎于時其名不
朽以有良師資憲大夫刑曹判書知 經筵義禁
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摠
管丁範祖撰

墓碣銘

無序

東都杞溪縣有道洞原其上負玉而宰如者蓋故
參奉權公塚云公諱傑字和叔系出安東麗太師
諱幸爲鼻祖入我朝有左議政文景公諱軫兄
弟俱大顯其弟曰軫麗朝文判事居龍宮至其孫
司正諱壽海以伯兄竹林公山海端廟朝殉節
事徙延日子孫復遷慶州歷三世而有諱德麟兵
曹正郎號龜峯早登晦齋先生門聞性命之學鄉
人暇食焉寔公會祖也祖諱士毅順陵參奉考
諱應生司憲府監察師寒旆兩賢且友諸名流扁

其居曰魯軒妣驪州李氏參奉慶弘之女承旨光
軫之孫以萬曆庚子生公于安康里第狀貌瓌偉
氣像凝重不隨羣兒遊嬉稍長能劬書矻矻窮日
夜不懈甫成童魯軒公宦遊入京邸疎庵任公叔
英素與魯軒爲金石交見公異之曰此郎異日當
爲偉人吾請教之公遂負笈從遊服師訓甚篤自
是見識日博文理漸暢尤長於詞賦藝苑諸妙多
蹙然讓頭疎翁之戚屬李公者俊艷公雋聲以其
子妻之癸亥哭疎翁行加麻儀立其後碣其墓哀
遺集以壽其傳洛中大夫士皆以是多公壬午丁

內艱哀毀踰禮乙酉銓官舉以才行授司養院參
奉纜數月謁告省親坐過限見罷公無愠色竭誠
溫清丁亥冬遭巨創執喪嚴苦觀者悅服服既闋
益無意於世泊然自守只以書史灌心名其齋曰
退庵蓋為山野終老計也處兄弟以和待閨壺以
禮奉先尤盡力捐家貲備七代墓碣而未及暨甲
午九月十四日以疾終于寢享年五十五配令人
全義李氏曾祖文誠慶尚右節度 贈兵曹參判
祖曰濟臣擢文科負時望特除北節度 贈領議
政世謂之清江翁考則者俊儀賓都事 贈左參

贊妣豐川任氏 贈參判繼老之女令人貞謹得
婦道生王寅歿丙午祔合于公墓生五男一女男
仲均仲坦仲屋仲培仲增女適金世基副室二男
胤李仲址仲均無子以弟子慶祚後仲坦有二男
長曰慶禧次即繼祖者仲屋一男慶徽仲培一男
慶遇仲增二男慶鉉慶銓金世基四男以鉉以鏡
以鉉以鎬內外孫曾男女凡五十餘人嗚呼公以
魁梧之質通敏之才內而孺染於庭訓外而薰陶
於師教又與李海昌趙壽恆姜輿載諸俊髦切德
而磨琢焉其器業烏得不將就哉疎翁之送公南

歸也作序以贐之極言公句讀之暢詞章之蔚記
覽之指掌辨論之析毫而總之以立言高厲行潔
確乎不渝等數十言以彰其實得未乃曰慶之州
多名公巨人接其武者其在君乎夫以疎翁之文
章節操靈光當世屹然爲人物權衡而其所以獎
詡公者若是公之賢槩可想已然而官不過一命
壽不及六旬善人尚有勸乎噫吾於司命何哉公
歿八十六年諸孫將謀琢石以重器亦其自出督
之以碣語重器辭不獲撮家傳撰次系以銘銘曰
維木在山聳直榦兮乍取而舍匪材散兮抑嘗被

大匠之賞縱溝斷其亦何惋兮

崇禎再甲申後三十六年十月上澣外從曾孫奉
直郎守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烏川鄭重器
謹撰

遺事

府君諱倬字和叔姓權氏安東人上世有諱幸本
姓金佐高麗太祖賜姓權位太師其後實蕃以大
爲永嘉右族有諱希正監察糾正至我朝以子
軫貴贈左議政軫弟麗朝文判事諱軫本朝
除北伯不赴遂移于龍宮至孫諱壽海司正坐伯

兄竹林公諱山海爲 端廟殉節全家徙延日司
正子司直諱孝忠又遷慶州至三世有諱德麟文
科兵曹正郎早遊晦齋李先生之門學有淵源後
立祠以享之世所稱龜峯先生是也於府君爲曾
祖祖諱士毅以賢良薦授 順陵參奉考諱應生
司憲府監察外補鎮川縣監嘗從寒旅兩先生師
事之號魯軒妣淑人驪州李氏 濬源殿參奉慶
弘之女承旨光軫之孫大提學驪山府院君號騎
牛子行之後有明萬曆庚子九月十六日生府君
於州北安康里第天安清粹氣像凝重不隨羣兒

遊戲自知讀書孜孜不怠年甫志學隨魯軒公遊
宦入京師疎庵任先生叔英與魯軒公素托心契
見府君異之請爲之教府君遂束脩而學焉服膺
師訓尊信而敬守之爲文詞亦超脫不凡疎庵之
戚屬恥齋李公者俊艷府君雋聲歸以其子時任
先生遭廢朝政昏退居廣陵江上與李東岳安訥
鄭玄谷百昌李澤堂植諸名公道義相孚講論名
理於是府君遊其間日有觀感見聞之益及其南
歸也先生作序以贈之極言府君博學明辨志行
之高潔才器之超卓期以接武於間世豪傑之士

其獎詡之深蓋如此至癸亥變化任先生首蒙寵擢方大用矣而遽易簣又不幸無嗣府君主其喪祭行心喪之制竭力琢石表諸墓道收拾遺稿就澤堂李公校讐編輯鏤梓以傳後既終制卷而歸鄉益尊所聞不求聞達於世惟以奉養二親爲事承順無違務悅其心至於溫清之節甘旨之供無所不用其至焉壬午冬丁內艱哀毀踰禮乙酉以薦除司饗院參奉暫出謝恩謁告省親坐過限見罷丁亥遭外憂寢處苦塊餐粥自度其致哀之深執禮之嚴一如前喪服闋絕意仕進益自退

藏築室而扁之曰退庵蓋林泉終老之志也其居家處閨壺以禮遇兄弟盡其歡尤致謹於奉先之事嘗曰今人自處廣廈而奉先靈於僻陋小室是豈人情所可安邪乃稟議伯兄改立家廟制度一遵朱子家禮且憂累世墓隧皆闕顯刻遂出捐家資備司正公以下七代碣石而未及暨其後諸孫乃克立之皆府君辦置之力也嘗明於譜學一國士夫家世系族派無不通達時人稱之以肉譜近來諸家譜錄錯誤處多取而爲證曰當以權公所記爲正云儀範儒苑扶植鄉風多有所裨補爲文

章不事雕飾而平易明暢自成一體後生時嘗爲
舉子文不費工力而中其程式當時輩流皆自以
爲不及所著文若干篇藏于家不幸盡灰於回祿
泯泯無一傳世子孫痛恨之情當如何哉府君以
甲午九月十四日考終于寢享年五十五葬于杞
溪縣道洞王坐之原配令人全義李氏父卽者俊
儀賓都事 贈左參贊 贈領議政清江先生濟
臣之孫也貞謹得婦道甚後公十二年卒享年六
十五同壙于公墓有五男一女男長仲均從仕郎
先府君天次仲坦從仕郎次仲屋通仕郎次仲培

通德郎次仲增從仕郎女適士人金世基副室有
二男胤李仲址曰慶禧慶祚仲坦出慶祚嗣仲均
曰慶徽仲屋出曰慶遇仲培出曰慶鉉慶銓仲增
出金世基有四男曰以鈺以鏡以鉉以鎬餘內外
孫曾繁不盡載嗚呼府君胚胎前光孺染家傳其
姿稟之美文雅之致固已天得而性成旣又摳衣
於任先生之門得聞君子之道而有所師法焉又
與李海昌姜輿載趙壽恒諸人同門講學切德而
琢磨若使假之以年卒究其業則其所成就烏可
量乎而不幸早世官止一命使有爲之志萬不一

施其嘉言善行又皆湮沒不傳而雖或有遺馥餘薰之播在人口者亦無所取徵焉豈不為重可痛邪不肖識膚學淺固不能以揚闡幽潛傳信來世然今若泯默遷就終沒其傳則不肖之罪益無所逃謹次家牒所記及平日所聞於父兄者如右以備立言君子之所採擇云爾戊午二月日孫男慶鉉謹錄

諸賢詩札

戲呈權參奉

遯湖

遠來不亦樂談笑小堂中譜識何韓一年知龍馬

同空占水源月新卜稷頭風遶地多泉眼應開半畝空

題權氏山庄

疎庵任先生

武陵何必覓秦餘茲地清閒亦可廬萬壑松風吹瑟瑟一溪煙雨滴疎疎草花擁石侵幽逕山鳥穿林出太虛安得文章如沈約為君揮筆賦郊居

與權和叔書

疎庵任先生

南歸定在何時今在何處近日所作欲送而並未精書後當書之以送矣且斗亭記改作矣李君重基持去必送于君處使之傳送于吾此文與前文

大異君可謄錄也

奴子之還承聞備悉何日定作南行邪切企水鍾寺記覓送何如史記一卷亦可還付也李君裕基今在何處其事已善圖之邪君之行也當往利川而行邪抑不往利川而行邪並示破

獻歲發春君何至今不歸也企企今日得直長之書平安無事云矣但亦以君之未速歸爲慮矣君之冰岳尚未出來未知何故李君裕基亦往而未及返李君重基亦然想不久當到近來所製頗多欲送而並爲人取去不得送矣金君往于彼處君

可相接也

近日侍况何似患之不置何日下去于利川須先來于此處畱數日而去可也近有所作矣如欲謄寫來此可矣貴季前未及爲別狀只問好在耳

答權和叔

李澤堂

念念中得見書問知淡後體力得保極慰極慰蒙示疎庵後事惓惓如此之誠所必於左右者也生老病憂患加以承乏多攝官冗如山常以春夢作魔雖念不念汨無自爲之地意賢侍來京則可相議爲之故敢以一官相挽想賢侍倦於來但必爲

此事強起惟此之企

答權堦

李恥齋

戀承垂問憑知侍穩極慰者俊僅保供職春來鄉
家種糧已乏耕作西成無望浩歎奈何想苦生契
蕭條無力可致只切慮仰新詩端妙可賀

答權兄

李海昌

此何時也天地易位矣不死於病偷生至此罪戾
之極只恨命頑初擬依歸於兄淹泊中路苟存視
息而道里脩阻末由通音常切耿恨即因李族文
得承手翰宛對平昔顏色驚喜茫如木疋之惠必

旅遊中所求尤切不安仄聞庭闈愆和云遙向之
懷何可盡書海昌苦懷非一尺紙可悉安得一度
相對以盡此情邪明以歸覲上洛還期當在開月
之內病臂未得修式惘然

昔在南土晚聞先夫人別世之音驚怛因已只恨
音耗無憑每念至孝難保心自憂戀及奉哀書始
審几筵依奉稍慰遠懷疎庵立後事弟何敢忽苦
待兄戾洛相議爲之耳東醫寶鑑來時付諸盧參
奉亨運氏想已傳致方鎖玉堂之直不得出家所
教藥不得送呈可恨

與權兄

任有海

僕於疎庵先兄既有親戚之情又有愛慕之義十年從遊講論世外之言不幸失先兄未遂平生願學之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披得巾衍中平日往復書八度送上幸左右擇其可傳於後者錄諸遺書中如何先人行狀亦託於先兄而得之此則已在於玉海中否繼事尚未定祀事未能遂禮此實僕等之浚恥也何由相會以盡無窮之痛邪臨紙惘然不知所言

送權生烝序

疎庵任先生

踰嶺而東南行地幾盡有大府曰慶州負海而處其陽魚鹽果穀之饒足沾濡數十州豈惟物哉人才之作興尤多自新羅至朝鮮上下數千年間豪傑之士相繼不絕大者窮性命之要小者工翰墨之藻靡不以其身為其地之重由是慶州文獻之聲聞於一國之中雖然此非今日之謂茲土之否塞幾乎七八十年矣余見近世稱慶州之美者惟歸之物而不歸之於人余甚悲之地不縮於前矣人不減於舊矣盛衰之不同如此蓋有之矣或莫之知邪不然慶州之風其微矣夫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况一州數萬戶豈無一復古之士哉而今而後始得權生生長於文義者也試之如以利刃破竹其節立解余甚韙之然此句讀而已余觀其大者也既而出其詞賦超脫不凡絕無世俗氣余甚韙之然此詞章而已余觀其大者也既而商確古今頗通歷代之事若指掌然余甚韙之然此記覽而已余觀其大者也既而辨臧否覈是非剖肌析骨不失毫釐余甚韙之然此言語而已余觀其大者也既而察其所執驗其所守其立志高其厲行潔蓋確乎不渝者也夫然後余始信生之賢無疑

也嗚呼慶州多名公巨人其出也久矣其不出也亦久矣以其出之久而罹其不出之久是必山川之氣闕而不能宣凝聚而鬱積凝聚而鬱積則幾何其不發泄而流行余恐其復出超卓之才以接武乎諸公而重光乎厥土意者其在於生乎其在於生乎

退庵權公卽魯軒權先生之胤魯軒退庵兩世懿蹟余於魯軒文集已槩見焉夫吾家疎庵先生高節獨行不妄交人所與遊非當世第一流亦必文學自修之士而魯軒之所以友疎翁退庵之所以師事疎翁卓然皆不世有之事嗟夫方是時也疎翁坐直道屏處江郵而魯軒用薦仕京師一面許以淡契若鍼鉉之相投非有得於聲音笑貌之外者然乎方退庵之從父西遊也藐然一總州爾疎翁一見知其可教而魯軒一諾送子而師之非相知之明相與之篤能乎疎翁家素貧至江居滋甚

嘗對客問有分作餓鬼不可兼愁鬼之語而退庵
乃以弱齡去鄉離親忍餓耐苦卒受業不去非心
悅誠服真有得于師門者可勉而及乎疎翁性剛
潔苟非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遊其門者若有參
差不稱意其不能容於希韞丈席之末浚矣推此
言之退庵爲人猶可想見於曠世之下也已疎翁
卒無嗣退庵主喪祭心制三年而隧道有刻表遺
集有刊本主事有繼胤然後退庵乃畢其生三事
一之義而其於疎翁朋友師生之分永有光焉嗚
呼朋友道衰而師生義缺久矣此豈可與世俗有

挾而陽浮慕者道哉 仁祖朝除參奉棄官歸養
海左丁尚書撰公墓誌備述公事親事師之節而
銘云其名不朽以有良師有以也夫歲丙子季秋
之初言西河後人寧海都護府使任天常謹跋

杜臯世稿卷之四

江東逸稿

詩

次李月菴之復雙鏡臺懷古

雙鏡臺明影倒洲翰林遺迹水東流青蓮一去空
留月黃鶴長飛不復樓朝日煙生烽嶺下春風花
落妓巖頭琴書靜味君家事須把清芬繼昔遊

詠荷花留贈安松窩國華命夏三絕

方塘水滿有荷花最愛清香冠衆花涵在淤泥染
不得濼溪夫子善觀花

諸家饒舌解憐花君子人知君子花堪笑年尼徒
寂滅祇將無著說蓮花

孔繁生花孟翦花聖賢猶別兩端花主人即物須
窮格我以非花以喻花

宿萬魚寺

一朵芙蓉攢碧寒佛菴高在白雲端魚龍幻骨留
清壑禽鳥回翔避戒壇人世溻悠誰更識釋家奇
變此中看諸天半夜供新翫樹樹瑤花盡亦難

輓孫竹西齋致大

短旒飄飄向碧岑與君無計更論心晴霄氣斷青

霞色寶匣絃空白雪音月鶴初歸惟舊柱秋蟬猶
在已寒林可憐新卜前溪石誰復開樽坐水潯

附錄

行狀

公諱慶命初諱慶來字來吉姓權氏系出安東高
麗太師諱幸即其鼻祖嗣是而簪組赫奕世有偉
人有諱希正監察 贈左議政諡文靖有子諱軫
文判事入 國朝除北伯及大司成皆不就文景
公諱軫之弟也始移居龍宮有孫諱山海號竹林
嘗以 端廟戚里同六臣謀事事覺自盡其弟司

正諱壽海與孤姪哲孫全家徙延日有子司直諱
孝忠又移居慶州有曾孫諱德麟 明宗癸丑登
文科兵曹正郎號龜峯早游晦齋先生之門得聞
旨設於公爲五世祖也高祖諱士毅 順陵參奉
曾祖諱應生鎮川縣監號魯軒受業於旅軒張先
生之門篤志勵學先生深加獎許祖諱壽通德郎
考諱奎隱德不仕妣月城孫氏處士宗啓之女妣
龍宮全氏處士尚採之女原從功臣縣監三益之
曾孫也以 顯廟癸丑三月十五日生公于慶州
之陵洞里生未及暮皇考見背始葬于凝川之竹

院後麓後又改窆于治東杏村瓶項山負王之原
蓋密爲公三世并鄉故也自竹院而僑于活川單
孑殊甚母夫人治家有法度凡教導之方不以愛
或弛公生姿簡重器局峻整自髫鬣大有夙就之
譽以母夫人命受學于覽懷李公而杜之門能誦
孝經論語凡折旋事長之節凝然如老宿甫弱冠
藻思日進淹貫百氏涵洪並纖必究其肯綮一時
名勝如權江左萬申青泉維翰孫門巖碩寬安松
窩命夏孫竹西致大皆樂與之遊聯翩詩社其佳
什傑句至今播在凝鄉人士之口公恆以不省所

木里七和卷之四
三
怙為沒身至勵事母夫人極其孝左右取養無方
焉母夫人抱積年貞疾公夙宵憂遑不脫衣帶及
遭大故哀實若不保喪祭用紫陽家禮期於無憾
鄉里咸稱之晚年築小亭顏其楹曰詠歸以寓沂
雩之想自號曰江東或稱瓶龍山人蓋因地而取
義也遂絕念功令家文字蕭散於溪山煙雲之表
雖環堵冷落簞瓢屢罄不改其嘯傲之樂親笏萃
至則不以貧窶為解必佐觴賦詩經宿劇談性恬
淡無華不肯隨俗俯仰觀其記序儒院等語可考
見其一班矣以乙卯九月二十六日考終于竹院

舊第享年六十有二葬于治南龍頭山都壯洞丙
坐之原從先妣兆也配鷺城辛氏鸞庵碩文之女
孝養尊嫜大得婦道先公十九年而卒墓在治東
菊花田庚坐原繼配夏山曹氏處士鱣瑞女後公
二十五年而卒墓在治北大項山西坐原有二女
二男女長適士人都啓七次適士人洪有演辛氏
出也男長曰潤次曰澣曹氏出也潤有三男三女
男曰相駿相民相珍李宐續成應周都德謨其壻
也澣有一男一女男曰相殷辛成大其壻也曾玄
以下內外裔則多不能盡記嗚呼公以篤孝之性

濟之以文雅其律已之嚴制行之高皆足以範世
陶俗而不幸鬱而不章畢命於邱壑之間天之報
施果何如哉日公之玄孫致禎甫袖詩若文若干
篇訪鐘泰于鬻村之僑諗之曰此吾高王考江東
公遺稿也逸於回祿今百無一二遺澤旣斬寢遠
寢念吾以是懼竊惟知吾江東翁詳者莫執事若
敢此徵狀顧不佞諛見蔑識安敢當是役哉念先
世潘楊之誼且以同閨後生嘗從諸長老艷聞公
風旨者雅矣茲念僭越之誅姑掇其平昔所聞者
如右以俟日後秉筆君子之採摭焉乙卯三月上

澣密城後人孫鐘泰謹撰

杜臯世稿終

